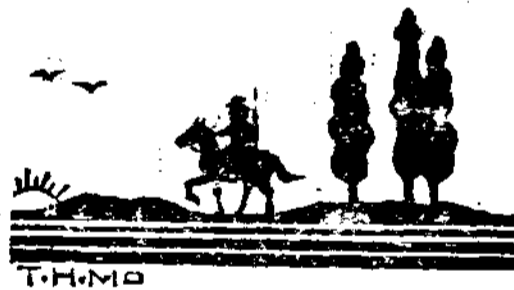


詩創作

春季特大號



二月廿日出版

8

民國三十一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南京圖書館藏
上海總發行所

第八期 春季特大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黎明	何其芳	水	公木
我們的隊伍	廣民	為死難將士的母親們歌唱	倪明
塞外雜吟(詩輯)	莊啓東	伊甸園外(詩輯)	嚴杰人
旅館夜	方敬	兩瓣芙蓉花	米軍
在這邊，呼喚着(長詩)	彭燕郊	望春草五題	陳邁冬、蘆荻、江雁、方言
短 祝	艾青	「最知音」評介	韓北屏
文 祝	王亞平	譯詩的事	胡明樹
三 詩的語言和典型人物的創造	聞歌	消滅納粹黨徒(長詩)	陽太陽
章 猜謎嗎?	孫滋	西風歌	李雷譯
散 歌	劍冰	近衛兵	吳伯蕭譯
磨房	小川	赫爾德林的詩(論文)	陳占元譯
一個聲音	征軍	另一英雄之死	萬湜思譯
紅蘿蔔	郭沫若	約翰彌爾斯爵士的葬禮	孫用譯
由詩劇說到奴隸制度(書東)	鍾敬文	工廠	魏荒野譯
詩的話	立方	民衆的號手(論文)	陳原譯
母牛	夏蕾	德國流亡作家詩抄	居甫譯
漁門和春天競賽(詩輯)	焦菊隱	論「歐根·奧尼金」	莊壽慈譯
心有一個殘廢的瞎子(長詩)	方殷	我為自己豎起一座豐碑	唯楚譯
特色外二章	索開	詩人	黎焚燻譯
這里	蘆荻	再見，多情的解木林	黎焚燻譯
饒	陳邁冬	戀歌	奚普譯
空街	胡明樹	致愛爾維娜	奚普譯
街上草(長詩)		編後雜筆	編者

詩創作社發行

桂林新橋北里二十號

社長 李文劍

編輯 胡危舟 楊太陽

本期定價

徵求自由定戶

每月國幣十元

(因物價飛漲，無法訂立定期價目，特設自由定戶三千位，款到後以寄見本刊滿十元價額時為止，多退少補，如需按期掛號郵遞，請預先聲明，郵費照加。)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桂西路八號

重慶：昆明 金華

柳州 上海

三戶印刷社印

本刊稿酬

詩每行二角至五角

文每千字十二元

(著譯一律)

(本刊文字不准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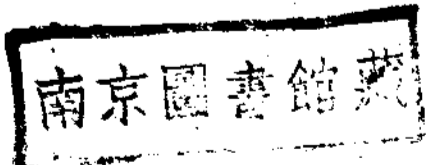
黎明 何其芳

山谷中有霧。草上有露。
 黎明開放着像花朵。
 工人們打石頭的聲音
 是如此打動了我的心，
 我說，勞作的最好的象徵是建築。
 我們在地上看見了房屋，
 我們可以搬進去居住。
 呵，你們打石頭的，砍樹的，築
 牆的，蓋屋頂的，
 我的心和你們的心是如此密切的
 相通。
 我們像是在爲着同一的建築出力
 氣的弟兄。
 我無聲的寫出這個短歌獻給你
 們，
 獻給所有一起來就離開牀，
 一起來就開始勞作的人，
 獻給我們的被號聲叫出來早晨的
 兵士，
 我們的被鐘聲叫起來自得的學
 生，
 我們的被雞聲叫到地裏去的農
 夫。

我們的隊伍

厂民

當我們的XX游擊小組
 剛集合起來的時候，
 糧食才十多個人——
 十多個被逼得無路可走的農民。
 隊伍沒有一定的駐所
 隊員也沒有高度的政治覺醒，
 只靠了幾桿土槍
 和一些馬刀和才子
 我們亂七八糟地武裝着自己。
 除掉武器
 我們身上就空無所有，
 要吃飯時
 摘下一個南瓜，
 切開又剝去瓢
 把空壳當作碗碟：
 沒有筷子嗎
 用手，用高粱桿，用樹枝。
 飯常是煮得半生的，
 白菜來不及洗
 就連泥濘盤地
 倒向鍋子裏炒去。
 沒有油鹽
 菜味淡而青澀，
 咀嚼時
 牙齒縫裏還殺殺作響。
 ——可是我們吃得很痛快
 肚子也吃得飽飽的。
 晚上睡覺
 沒有灰毯和棉被；
 夏夜把門板作床，
 冬天就和身的
 鑽進暖烘烘的亂草堆裏。
 ——我們一樣睡得很甜蜜。
 （我們是貧窮的隊伍
 我們是散漫的隊伍）
 二
 隊裏是個厲害傢伙，
 我們都敬他。



可是並不和他客氣。

輪到他做飯的時候，

要負責得變些，

我們就罵着——

「入他娘

肚子餓得咕咕響

麥飯的插進鍋去了嗎？」

隊伍行進時，

隊長騎着蒙古馬

趕前邊後的指揮着，

有人擲住馬頭叫：

「老劉老劉

下來讓我賣一下菜！」

他乾笑着跳下來了。

我們對隊長並不客氣，

然而，大家佩服他

當他像自己的兄弟。

隊伍垮了，

並沒有人灰心，

我們重又聚攏攏來

圍繞在隊長身邊

高舉起永不屈服的戰旗。

（我們是兄弟的隊伍

我們是皮革一織鞣的隊伍）

三

像河川流向大海

貧苦的農民歸向我們，

隊伍迅速堆積漲着……

而我們繼續敵人那裏
獲得了槍械和食糧，
武裝着自己，養育着自己。

我們開始打起

新式的快槍了，

每人製成三顆槍子

和自製的龜口大的手榴彈，

——這是我們的寶貝，
看它比生命還貴重的寶貝。

打仗的時候，

誰都不肯輕易放一槍

或隨意擲去一顆手榴彈。

常常轟轟烈的肉搏

我們換取了勝利，

戰鬥結束時

三顆子彈變成了三十顆

一條槍變成了五條。

敵人驚天動地，

我們從西邊退去

卻又在東邊出現，

敵人想滅滅我們

幾次把他自己碾滅了，

我們像噴吐的毒蛇

愈去愈快愈愈迫。

（我們是吝嗇子彈的隊伍

我們五顆立在敵人心坎裏的隊伍）

四

現在，請你抽回一下吧！

隊伍有着上千的弟兄
每人都有一桿新式的槍
和一切食具與用具，
在風雪的冬天

除了厚實的羊皮大氅

每人還有自己生產的

毛衣毛褲和兩雙新鞋。

而行軍時

有些同志忘不了帶他的竹筒
和用棒香製成的「胡燒」

游擊的骨氣軍？

武裝起來的

不只是身體

更有我們的意志和頭腦，

昨天百不勝一的農

今天巴魯烏爾短的日記和報告

而擊的命中敵

也由20%進到了75%

如果談到政治

我們是最堅毅的實踐者！

沒有那種量表

可以衡量我們的戰鬥力，

我們警備三後方

猶如磨快的刀

只專待敵人來一試，

我們永遠死心塌地的

站在那裏的基礎上……

（我們是前衛的隊伍

我們是光閃閃的鋒利的隊伍）

塞外雜吟

莊啓東

草

飛在綠色的草上，
一點點黑點的山羊和白的綿羊；
坐在羊羣不遠的草野上，
一個穿着紅棉的蒙古姑娘；
飛奔的棕色馬的馬羣從遠而近，
兒馬時則馬和綠馬分成兩羣（註一）；
一個戴火車頭帽的蒙古少年從馬上迅速躍下，
猛力，跨了紅袍姑娘，
她像兔子鑽洞，
一下從他身體的孔竅中鑽出；
兩隻靴子輕輕地搖擺，
她騎在牛臥着的他的脊背上（註二）
像一隻飛上樹梢，
她一躍跳上馬背；
他也站起來，
躍上馬背向着遠處的飛塵追逐；
兩匹馬像風一樣飛旋，
兩匹馬踏踏遍野的綠草，
綠色的草地上罩着一個個白色的蒙古包。

新兵

一個由山崗里來的凶壯的農民，

如今來到這地置了新墳。
他看着這圓圓的天空，
這樣廣大的沙漠。
他驚惶地問他的同伴：
「哪：這里是不是外國？」

像蛋黃一樣的太陽剛落下，
和故鄉一樣溫柔的月光照在生疏的荒地上；
通訊員正騎着快馬向那開小差的新兵飛追，
廣場上正在召開反對逃兵的討論會，
那個新兵却緩緩地背着棉被自己返回；
大家都起來高聲責問，
他却瞪着眼睛與地反駁：
「有一團陀毛線還沒拿走！」

指揮長准他五天假，
叮囑他看過母親就回營；
他恭敬地點點頭，
又望了望這圓圓的天空，
這樣廣大的沙漠，
摸摸手里的陀毛線團，
走回家鄉。
風不斷地搖曳着他嶺新的灰軍衣，
黃沙一陣陣在他的腳後飛起。

舊午

舊午從沙漠走過，
風像柳條一樣柔和，
秋天的陽光像江南的春天一樣沈迷，
燕子像一朵浮雲從風中飄過。
臥在草野上的羊羣像綠葉上的花朵，
蒼蠅嗡嗡飛鳴像採蜜的蜂羣。
原野像洪荒時代一樣寂靜，
駱駝動盪着長頸上的大銅鈴，
像一隻田鼠上蹄來的耕牛，
露出黃色的牙齒傲然一叫，
從這靜寂的舊午中走過。

風

當我囚禁在錢塘江邊，
常常在月夜失眠，
靜靜地聽聽江濤的怒號；
今夜我宿在古老錦長城邊，
一種懷舊的心情使我清醒，
傾聽沙漠上咆哮的大風。
風像浪濤一樣捲過屋頂，
營房像蛋殼沉在大洋中的小舟——
窗戶和門板都傳出轟轟的聲響；

旅館夜

方敬

疲乏的口音，辛苦的口音，
北方的，南方的，從各處來的，
匯成了旅館的晚潮。

但還有享樂的聲音，
但還有荒淫的聲音，

這是毀滅之路呵，
陷落在生活的污坑裏，
神經麻痺的重患者，
酒色的糖衣，

哪掩得住血腥的現實，
不單干涉，禁止那墮落的行品，
更得做清血的工作，
把一切醉東西消毒，
好恢復他們正常的知覺。

疲乏的足步，辛苦的足步，
北方的，南方的，從各處來的，
匯成了旅館的晚潮。

也混雜着偵探的足跡，
也混雜着托羅的足跡，

有誰能說退了，

寒冷而靜寂的夜啊！
撲開熄滅了的電燈，
照出隱匿着的面孔，
不單檢查衣物，言語，
還得偵緝靈魂，睡眠，夢，
看誰在走私，和平，妥協，投降，
有如偷販紅丸，白面，嗎啡，
而在人前卻假裝正義，
扣留，把他們扣留，
不單身體，連傳染病的意識。

只有一個意志，
只有一個方向。

兩聲更響，
便判明了愛憎。

幾奔忙的旅客安宿吧，
但願工作得好的，
也睡的好。

最早的光彩掃了天窗，
他們的希望招手在遠方，
大嗓子的收音機，
吐出血肉的祝福，
歡送他們重新上道。

沙高像蛇一般纏繞地呼嘯，

駝鈴像游魂一樣在黑夜中飄蕩

戰馬悽厲地嘶叫。

狐狸尖利而短促地哀啼。

大風從黑夜奔向黎明，

我不再看昨晚靜靜地落下的太陽，

清晨又單調地爬進白色的高牆；

我要自由地走到高伸的城牆上，

極目地瞭望，

看那走在沒有邊際的沙漠上的，

永不停息的風啊！

九，四，荷池北畔。

註：(一)兒馬是雄馬，鬮馬是鬮到過馬
丸的馬，標馬是雌馬，一羣標馬或鬮馬都有一
隻兒馬管理，它決不許它們混雜不清。

(二)蒙古青年男女常比力，如果男的壓
倒女的便可隨男的自由處置；女的壓倒男的，
可以騎在他的脊背上。

文、學、月、報、叢、書

油船「德賓特」號

——蘇·克雷莫夫著

——曹翰華譯

——圖書出版社發行

——每冊四元二角

在這邊，呼喚着……

彭燕郊

獻給「第七連」作者的英靈

一、

在這邊

呼喚着

你底名字

在這邊

呼喚着……

像母親

呼喚愛子底乳名

像情侶

呼喚戀人底小號

呼喚着

屠無妄的

劉鄴的

低着

旗手呵

同志呵

二、

在這邊

呼喚着

戰鬥

在這邊

呼喚着

你底不死的

輝煌的

詩篇

呼喚着

選手底

粗壯的

路牌

呼喚着

沈澹的

動亂的

楊子江

呼喚着

大路

呼喚着

大路上底

染了血的

足印……

三、

呼喚着

嗚咽着……

不要提起

死

不要相信

死

不！

我們少不了他

不！

那是不可能的

他還活在我們中間

死亡，陰鬱的泥土，不遠風的悲哀
不能
改變他底面貌……

在我們中間
擴展的

大旗

命中的

射擊

向要害刺去的劍刃

還生活着

在我們中間

他

還在

怒馬殺地

奔衝

怒馬殺地

咆哮

永遠是

像新郎一般纏綿的

新郎一般灑脫的

英雄！

四、

雨……

從昨夜

星

殞落了

星

安葬了……

沈重的

夜陰

從被盤踞的版圖，從沐浴着血的國境，從變為死

地的鄉土，從失去了溫暖的疆界

一枝火炬

傳遞過來了

從風

和寒冷裏

從內灘的墟集，從丘陵裏的村街，從幽廠的院

落，從渡口的里弄，從作坊底草棚子

從駐在地

和防線

弟兄們，姊妹們

送過

抽搐的哭聲來……

五、

喘息着

流汗着

在這邊

呼喚……

復活時

你好勇的

鬥鬥的

頑強的

伙伴

回來

回到我們中間來呵

糧食

懷孕

你野生的

健美的

詩篇

……

萌動

你亮麗的

花芽

……

播種

像真美與純愛的

高尚的

種籽……

糧食

擲給那些

睜着眼睛的，用胃思想餓

寒蟲

那些兩隻足的獸物，那些沒有骨樑的，去了的

手背與黑紗……

浪花

和上沫

也要哭泣

那裏

雲葉

將要轟敗

那裏

藍天底臉容

將出現皺紋

八、

由於

太憂傷的哭泣

呼喚着

懷戀着……

懷戀着

一切美夢之中

最美麗的

願景將死

懷戀着

木船

和小船對峙

磨坊

和印刷廠

麥坊

和戰前鼓動

車站

和飛行集會

和五月的

講事日程

和運進攻

和突破了的

五路圍剿……

和你底

言做的，溫和的

——手牽

在那些日子裏……

九、

旗手呵

同志呵

鬥爭

呼喚着

呼喚着

用母性的

苦衷

鬥爭

呼喚着

她底乳兒

呼喚着

失去的櫻襟

和空了的搖籃

呼喚着

吮奶的

小嘴

鬥爭

在呼喚

離開她底溫暖的膝下

而天亡的

兒

是國勇的

先鋒

是勝悍的

特等射手呵！

呼喚着

用我病

千萬人的

大會……

十、

我們
在心底血所激盪的
流域上
從事
耕耘

我們
在你底名義下
進行
戰鬥
我們
要對你的名字負責！

你
冷銳的目光
還在掃射
那戰族
還在飄展……

學習你
我們
永遠矜持着
人世與
良心底
潔白的光輝

奮鬥
艱難地
呼喚
共同事業底
嚴峻的
隆重的太氣

舉手向天
憑悲憤的血
和沈痛的淚滴
發誓——
要用仇敵底血
代替
自己的眼淚……

十一、

犧牲者呵
從地下
歡笑吧

鬥爭
白熱着
鬥爭
黑沸着
鬥爭
以奔騰的愛力
噴發

你從那層裏生長的
信念

鬥爭
光大着
你
醫學者似地
珍惜着的
生命

你又
宗教家似地
佈道着的
真理

像愛情一樣
出於需要的
仇恨
像是出於本能

你的犧牲
使悲哀
和憤怒
成爲勢力

使我們
有了醒着的夜
和站起來的白晝

冬眠的日子
微濕的，不冷不熱的日子
早已過去

被人民們
祕密地珍藏的力量
湧出來了

掠奪者和吸血者
臨到了
末日的
前夜

最上流的
貴都的外衣
要連根剝棄
把最下流的原形連根地
赤裸出來

我們
再不顧及人類的前途
就心流淚

把啼泣
留給不安的，酸苦的
戰前底低氣壓
自信的

不屈的，樂觀的笑
永遠
滾滾地
響在

我們唇上
吹在
我們唇上

我們底神經
永遠
和你
活在一起

你
永遠踏着大步
走在
行列底
接敵的
尖端

你底美體
和春雷般的呼號
還安宿在
我們心裏

永遠
鼓動着
反航
到

激動着
精準仇敵底胸背
開槍……

永遠
主宰着
我們底野性的
好戰的狂熱

十二.

先驅者呀
從地下
把曠達的，跌宕的
嘲笑
噴射出來吧！

戰壕
永遠像颶風底行囊
一樣長闊
永遠

像泰國
一樣密集
戰鬥底幅員
永遠
跟火槍的射擊
一樣遼闊

永久
大踏步

迷軍……

像你底詩篇

絕不會缺少

海洋那樣狂暴的

曠野那樣粗獷的

氣息

唯有你

和現實本身，和歷史本身

做成了

我們底全部希望……

十三、

我

馬駒子般的

灼熱的

小伙伴

在這邊

呼喚着

祝願着

勝利

緊接着犧牲

像雷鳴緊接着閃電

祝願着

低沈的霧氣

早速地

消散

沒有歌唱的日子

早速地

截止

人們們

將看到

你永生的詩篇

以驚人的高度

做成的

你底崇高的胸懷

我們

將紀念你

以骨，以肉，以至親的愛情……

鬥爭

將紀念你

以勝利，以凱旋的采旗，以鞭炮，以凱捷大會

十四、

在這邊

呼喚着

需要笑

需要跳躍

需要太陽

乾燥的心
需要烈火

呼喚着！

前去

向未來的

遺射的

意志力

向污濁的

殺人犯

向邪惡的

黑衣的

放毒者

我們

與他們之間

永遠

存在着

血！

四一、十一、初旬。

預告：
 是二十多期為一長詩專號，這
 萬有行，精印二百餘頁（約四十
 萬字）定價六元，出版時由本社
 接洽。郵費免收。
 號寄上。

短文三章

祝

艾青

——寫給「詩刊」

詩是民主精神的煥發，是人類理性的最高表現，詩的發展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發達的必然結果。

中國新詩已經歷了二十年的戰鬥的過程，牠的發展正是和中國社會的革命相同：是非常的艱苦的，韌性的，不屈不撓的，再接再厲的。

沒有完成的革命事業需要詩，新中國的創造需要詩——需要高度的表現了現實的，表現了戰鬥的英勇與堅強的，深刻的，感人的詩。

讓我們刊物能一天比一天更健旺的存在下去。
一九四一，一一，五。

詩的語言和典型人物的創造

王亞平

詩的文字是拒絕成爲任何定型的，牠將像人生一樣地永遠在流動而變易。

一詩歌是開在活的舌子上的花，且祇有充滿着活力而長成得迅速的話言才能給予牠以色

散歌

孫濱

一天的工作完了

小鬼在地下

用乾枝蓋着數目字

學着最初級的算術

一千，一萬，十萬，百萬……

非常高興的背誦着

剛才同志教給他的讀法

太陽還有薄薄的餘光

在地下燃燒着

小鬼被燃燒着——

小鬼蹲在地下

像發熱的金礦

而同志們也都停止了學習

停止了工作

快樂的唱歌

快樂的叫喊

立刻像旋風的狂襲，

每一個人都像勝利的得意。

一點都不拘束的

無論男女

抱着腰就跳舞

跳的身上出汗

跳的眼睛昏花了

然而休息一分鐘又重來

當大家正跳得起勁的時候

小鬼也拋開了算術的練習

吵着吵着要參加

要人給他拉一次「黃包車」

而你怎不出來

你孤獨的一個人

讀着那樣厚厚的一本一本的書

水筆在紙上不斷的寫——

你讀了又寫

寫了又讀

於是，你的胸脯發發痛

你時常叫着失眠，

做着許多不應該做的夢

而你最愛一個人去

最幽僻，最無人去的地方

坐在地下慢慢地咀嚼着

那樣許多

那樣意味深長的回憶

彩和香味。」（美，陶逸志。）

過去幾年來，我們的詩歌工作者，曾艱苦地創造着新的語言，試探各種新的形式，今年將更繼續這一偉大工作。

爲了防備「空虛的華美」（涅茲維殺）與「語言的貧乏」（高爾基說詩人小說家未有不感嘗語言的貧乏者。）也就是要防備「太散文化」，「太文語化」這兩種傾向必須批判地先行克服，然後再進而創造新的新語言。

詩的新語言，必須新鮮，有力，富有音節美。

牠的創造過程，必定要批判地接受國際詩歌以及五四以來的中國詩人的優秀作品，再從豐美的民間歌謠，活的大衆語言中去汲取新的營養，使成爲最新詩的語言。

另外，就是要創造詩中的典型人物。

「浮士德」「奧尼金」之所以成爲典型的偉大詩作，是由於歌德、普式庚在詩中創造了典型性格。

一九四二年的中國詩人，將用他們富於彩色的語言，去描寫他們當前的典型人物。

因此，詩人們將更深刻地投進人生及時代的核心，去發掘理想的典型人物。敘事詩、史詩、歌劇、大衆合唱詩、將佔據詩壇最多的篇幅。

這是中國新詩發展的時，也是感然地詩人要走的時。

舊的韻調，腐朽的形式，在新詩人的面前

或感然於此

有人在呼叫你

你說你恐怕吵鬧

你要運用思想

你要創作

而你常常在這個時候

就要想起你的「想當年」

你對人談起

那些日子

你幹得那麼的轟轟烈烈

你的行動是激烈的

你的言詞是激烈的

你的心

在激烈的燃燒

你端盡了一切的努力

在爲着革命的事業

同志

我老實的告訴你

你們都該給我滾出來

在這廣大的操場上

任隨你們幹些什麼

大家都在一起

縱然就是談神說鬼

使那兩個平常最不受活動的老同志

他們燃着旱烟

坐在那里

談着無厭不厭的

比如

我們行軍過後

談一點笑話

唱一隻歌

然後再走

而且更走的快

不要說你什麼都不會

就是一陣咕哩咕叭

也是發笑的滋料

正有人時常提起

聽不會唱歌的人唱歌

格外的有趣味

呵！這是什麼鬼話

談舞榭歌

跳舞是公子哥兒的清道

聽說過嗎？

鷹在天空翱翔

蛇在地下恐懼的毒罵着

這是很好的比喻

是的

我們都有更重大的課程和工作

我們都準備了更大的決心來吃苦

但，現在

我們應該像一隻獅子的躊躇

一聲烏鴉的吵叫……

一九四一，一〇，二〇。

潰滅了。有聲有光有色的語言，有醜惡有著有永遠不朽的典型人物，將由詩人的筆下而創造，而產生了。我對於今年的詩壇，願預先投給它以新的歡悅與新的希望！

寫於重慶文協。

猜謎嗎

聞歌

詩是猜謎嗎？眼前就有一個例子，爲免給作者埋怨我割裂，專章摘句，且照樣錄之如下，好在還短：

「打開你的掌心。」

「不！」

「爲什麼？」

「裏面有一個祕密。」

「張開你的眼睛。」

「不！」

「爲什麼？」

「裏面有一個祕密。」

「告訴我，這是什麼？」

「你猜。」

「猜不出。」

「猜不出？可是我已經告訴你了。」

磨房

劍冰

門欄被進出的騾子碰碎了

蛛絲網和灰錦像老年人的記憶

雜亂又模糊的掛滿了一屋

牆上的窗子露着碧青的小天

牆外的真樹將繁茂的枝葉

伸進屋裏來了

像遠遠的流水聲

磨盤又轉動起來了

蒙眛眼睛的騾子在磨道間行走

不清晝夜

小二樓用小小的腳蹬動「腳籬」

腿也有些酸了……

白色的麵粉

烟一般輕的落到她的身上

落到她亮着黑色的大眼睛的臉上

騾子老是慢吞吞的行走

像一部沉重的封鎖車

轉動於朝代的磨盤間

小二樓用哀怨的喉嚨嗚呼着：

「哈……喉嚨……」

深山里的杜鵑似的

將聲音高上去又落到流動的澗水上

簾簾響着單調的拍子

是這樣憂怨而又緩慢呀……

猛然，肚子一陣痛

八個月的孕在裏面翻身

她低下了頭

眼淚像枯草上的寒露似的滾到腳籬

她勉強叫了一聲

騾子也喘息着停步了

她伏在磨後的磨棍上啜泣……

直到窗外的孩子打爽子的鬧聲將她驚醒

她才又蹬動「腳籬」

「哈……喉嚨……」

四一，九，二六晨攝

類我們的文學理論的分類法看，這似乎是散文詩（其實還够不上）。不過詩也好，活也好，這些且擱它一時再說。現在的問題既然是叫你「猜」，則說它是一種謎，自無問題。但雖然叫做謎，與一般的謎又微有不同。即猜謎是有揭曉的時候的，猜不出的人，也有明的機會；詩的謎，則因它們往往是作者靈感的湧現，且難得有揭曉的時候，明白它們便較難。就因為較難，有些本無什麼深刻思想，真誠情感的人，便利用這一點，搬些新奇的文字，來文飾其簡陋了。還有詩的作者，不幸也是其中之一。

宋代詞與吳文英會因歇後堆砌典故，給張叔夏說爲「七寶樓台，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這雖是事實，然而只要平心靜氣看，也還能看出一點實情來。現在這首詩呢，除了空洞，還剩些什麼？

這裏便我想起叔本華的話，他說，「用暗昧和渺茫的文字來做文章，無論在什麼場合，總是一件壞事。……這種情形的百分之九十九，是來自思想的渺茫。……倘使這個人的思想很有條理，他就容易找到合乎他所想的文字來表現。……」

他這話是針對幾個有名的哲學家而發的，但這首詩的作者却還够不上有這種錯誤。

文壇雖然不必用鐵欄圍住，但這種弄法，於人於己，均無益處，是應該恭請堅持理論堅持批評諸公，予以注意的——我以為。

★

一個聲音

小川

「呀——」

你祇響這末一聲嗎，好同志

而戰鬥的騷音所統治的夾谷里，

你的響聲在那爆炸和彈雨的迴旋之下，

又顯得怎樣的低微與無力呵！

……你就那末粹然地

放倒你金屬般沉重而壯大的身體，

好像醉了烈性的高梁酒

浪漫地關閉了你充血的眼睛。

好同志，你活着的時候

你青年時靈魂永浸在戰鬥的沈默里

直到你倒下的一秒鐘前

你還在沈默地向前衝擊

當你倒下去，最後告別我們

你又如此吝嗇你的寶貴的語言——

不是遺囑，不是付託

不是呼喚，不是呻吟

不是哭泣，不是歌唱，也不是哀求；

只是那單調的一聲呵

有如嬰兒來到世界的第一聲叫喊。

由於你那響聲的感召

你的同志們立即奔馳而來

莊嚴地望望你，拾起倒下的長槍

射出未了的子彈又奔馳而去……

由於你那響聲的感召

年的衛員們哭哭臉走來，

擦去你的帶血，用一塊乾淨的紗布

遮住你臉龐上那條血淚的小河；

由於你那響聲的感召

你的鄉們抬着担架踴躍而來

安置你在藍縷所繙織的鬆軟的睡處

舉着你看向光亮的小路，光亮的田野……

（就這樣，你安詳地睡了……）

隨後，你祖國草原的風景

摹擬你的聲音而歌唱；

你祖國天空的飛行合唱隊

那小鳥羣也追隨着你

以真真的音啼唱牠纏綿的生命之歌；

你的伙伴們在你遼闊的戰場，

響起了蓋天的凱旋的大合唱。

紅 蘿 蔔

任 軍

黨活躍的要素

在最初戰爭的日子裏
創造虛的典型的時侯

他啊，歡騰的血液

全然不懂得拿出來使用

清甜而甜密的惹兒

整日親着熱情的資本

那顆含着乳頭的心兒

被聰明的克魯泡特全牽去了。

民主國美滿的春光

朦朧地照亮了

龐雜階層聯合的道路。

一個世界所未有的

自由解放的戰歌

響在一切國民的嘴上。

政治繁榮的標誌

是多麼鮮明彰顯啊！

投機事業的人們

正如風中的毛虫蠕動。

他啊，買空賣空的兒子

在夜長孤單的夢裏

攀附到那裝做者
論持久戰的螺旋車上。

在我們的國慶裏

無聊的麻雀

也是追求着奢糜的生活。

銀子豐富的日子來了

有利益的「新事業」開始：

在黑夜裏暗暗地哭泣

跟着俗務的政治交易，

從真摯的讀書小組

到右側的什麼「商場」

偷兒們偷東西似的

過着吃饅頭的餓生活。

他像昆蟲一樣地

想爬上十八層高樓的官廳。

在飄着風的空氣裏

狂雨打溼了中國。

春寒的日子啊

嚴寒冰雪的燕子

在飄揚的江南

桃李盛放的原野歌唱

申說勝利的春光來了

但那些俗物們

却吠吼「雨季的時疫」來了。

他啊

那政治商附庸的頭腦

被歷史的怒潮

捲入了深池的泥溝裏

唯唯論者的殼破碎了

顯露出他的臉

穿着二條褲子的臉——

一條是包着骷髏的白褲子

一條是裹着癩病的紅褲子

這化了裝的政治騙術

整天貪婪地在曠曠地。

那位從田野裏來的

女同志

給他起歷史命名

——紅蘿蔔

論詩劇說到奴隸制度

吳沫著

危殆先生：

你的信和「詩劇作」第六期二冊，今天接到了。多謝你的厚意。你花了那麼多的篇幅，筆寫了紀念我的文章，實在使我感激。紀念的文章和詩都一一讀了，朋友們這樣的熱愛我，鼓勵我，我實在說不盡我心中的感謝，我想，最好的辦法便只好靠着今後的努力和工作來報答各位了。我想，這也正是我的朋友們所期望于我的報答。

你的「金剛坡下」比我的要充實得多，在詩劇的構成上是成功了，整個都很調和，而且包含着很多美妙的句子。我多謝你，並祝賀你。對於詩劇這一形式，我從前也曾嘗試過，真如你所說的，最難是對白用詩。這在目前注重寫實的氣風之下，差不多是致命的問題。不過我近來有一種想法，例如繪畫為寫，於寫生之外別有圖案畫存在，兩者差不多是異曲同工，然而同樣是美。在這一點上，我想詩劇或故事詩是可以根據圖案畫的存在而要求其存在的。儘可以充分求其美妙、勻稱、調和，而不必求合乎現實。這兒對現實主義也不失為一個啓示，現實主義並非側重在形式上的寫實也。

蕭蕭的文章使我生出了許多極端回味的味道。

「五四」當年我們類似「熱戀」的通信以及在博多灣上的相會，實在是珍貴的。不過他的記憶有些錯誤，他到博多來訪問我的時候，安節生了第二個兒子剛滿三天，是我在廚房裏燒水等兒洗澡，迎接着他的。所謂留下的「不愉快的一面」，事實上並不由他的來訪而是由我的貧困與疏忽。我沒錢請用人，家裏安節一睡下了，就全靠我在照料。我們那天去遊太宰府的時候，我在臨臨時託一位人來招呼，也是好的，這層却沒有做到。我們在太宰府倒快活了一天，但家裏丟下一位月母和嬰兒，更還有一位剛滿兩歲的孩子，却把月母太苦了。後來竟因此生過些小毛病，奶也枯了。這實在是應該完全由我負責。不過這些往事也並不怎麼「不愉快」，「幼稚可笑」實在也是值得回憶的一件愉快的事體。

雲杉的文章說到「對於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不見得百分之百的正確」，是很正確的。例如我從前把殷代視為民族社會的末期，是未免估計得太低，現在我已經證明殷代已有大規模的奴隸生產存在了。但我「把西周時代

認為奴隸制」，則是非常正確的，雖然現在還未被公認。但我也並不着急，我相信早晚是會得到公認的。所謂「封建」這個名詞的起源，所觀念在現代多數學者中依然還混淆着，而對於奴隸制也還沒有正確的把握。古時是把三代都認為封建制度，因而前些年辰有有些人認為中國並無奴隸制。近年來稍稍進步了一些，有的說中國古時是有奴隸制，但只有家內奴隸而無生產奴隸，有的說奴隸制未及完成便蜕化了。

其實都是因為研究沒有十分周到。僅僅只有家內奴隸是不能稱為奴隸制的，奴隸制要有大規模的生產奴隸方能構成。問題是在中國是不是有過大規模的生產奴隸，西周時代是不是以奴隸來作過大規模的生產？

中國文字上所剩下來下的奴隸，如奴如隸如僕如奚等等，的確都是家內的；但有一部分昇華為政治上的高等職位，如宰如臣如僕（古時有太僕）等，這正是一部階級統制史的轉變遺痕。但中國古代是以「庶人」，「黎民」為生產奴隸這一點却不會被人道破，雖然經我道破了，但一般的學者還扭扭成兒而不想加以公認，實在是一件小小的遺憾事。我現在不想把

詩的話

鍾敬文

人的尊嚴便是詩的尊嚴。

說「藝術是道」的陸隴山，比說「工文則害道」的程伊川更覺修辭與道與藝術的正確關係。

時代是飛躍的。

年青人的詩才，也不容易用尋常尺度去評量它生長的速率。

今日輕薄新詩的人有兩種，一種是觀念上根本和它相對的，另一種却是對它抱着過高的（因此也就是不切近事實的）期望的。

竭力掃除語言上的殘滓啊！

它的存在是你的詩章，乃至於全部思想的汚點。

民歌的作者，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是些天生的藝術家。

他們一樣經歷着必需的學習和創作的苦惱——在他們的作品裏，

不是常常顯然顯示着這種迹象嗎？

和強調詩的抒情性同時，強調着詩的批評精神。

即使寫的是描寫生活實際的詩，也應該叫讀者更想去肉搏實際的生活。

為什麼人而執筆呢？

前代的藝術家，往往是非自覺的。但是，今天的藝術家，卻非自覺於心不可！

詩的最特徵的手法，是發揮而不是描寫。

讀者比後者是更緊張，更力要的。

有些古典作品的手法，到現在還是新鮮的。

而有些新作品的手法，在被用着的時候，就已感覺於過套的了。

形象決不等於印象。

讓應該死去的詩情死去罷。在她的墳墓上將產生出那更新和更美的詩來。

僅僅說詩是人對世界的解釋是不夠的。

詩是詩人帶着一定的好惡的世界的解釋。

對那種要把詩當作超世英人的鑑賞家，我們又有什麼話說呢？

周濠溪說，對前的小草和自家的生意一般。

這是科學，也就是詩。最高意義的科學是應該和詩諧和一致的。

我們歡迎那浴着光輝的太陽，同時卻拋棄那單在外表上披滿文飾

的木偶。

詩人是真理的發現者。但是，即使是最偉大的作家的慧心，也是沒有邊界的。

哥德就說過「沒有迷信便沒有真的詩」一類的話。

直觀，便是在創作的當兒，也不能夠概括詩人心理活動的全部機能。

最好的詩，不僅要有科學一樣的正確，而且還應該有為一般科學所沒有的精緻。

有些語言學者說，語言是經驗（特別是複雜的經驗）的象徵符號。

如果這話是對的，那麼，詩不正是最精緻的語言麼？

詩中情緒的價值，不僅僅在它對於詩人自己是忠誠的，而且在對於人類歷史的進化是忠誠的。

自然也許是一個偉大的「詩人」罷。

但是，人類中的詩人不是自然照樣的複製品，所以，他不能夠不有自己的性格和風貌。

技術，大都是產生或適用着它的事物有機的一部分。把它移到別的事物身上去，往往便像失水的魚了。

詩人在寫作的過程上，固然需要超人的忍耐，他在期待理解的過程上，有時候，這種忍耐更加不能夠缺少。

母牛

立方

母牛出生在鄉村，

奔忙在田野，

熬着苦痛去死……

身子像一束枯柴似的，

臥在泥糞里，

讓牛犢含着柔軟的奶頭，

吮吸甜蜜的奶漿。

冬天冰雪把田野凍固了。

駕着耕套行動，緩慢地，

蹄子像膠住在土壤上。

夏天蟲子旋飛着，

聚集在它的眼皮上，嘴上，鼻孔

里；

牛繩緊刺着它的鼻梁，

肚子脹漲得透出血光。

收穫的季節，

它就向村上歇莊稼了；

又在場里拉動舊碌，

碾出潔白的米粒，

而它只吃碾碎了的桿草。

當它在田隴里生小牛的時候，

背上的鞭痕還沒退下去呢，

却伸出舌頭，

吮舐牛犢黏溼的皮毛……

身上只剩下棍棒樣的肋骨了，

再拉不動犁子的時候，

它就死去了。

集鎮的猴戲攤上，

鼓手必須敲打它的皮；

官府里，淫笑的酒桌上，

又要擺設它的肉；

因此，屠夫握着鋒利的宰刀，
渾惡的向它的屍體走來……

我們和春天競賽

夏 營

一 山

舟行七日，
我從海的波濤上
投入了山的波濤。

是第一次，
當我的雙足踏上
這北國底鬆軟的黃土，
誰會有

像哥倫布的夥伴似的，
俯伏在證實了的新大陸上，
將嘴唇去吻接大地的心情，
我也不會絕無眷戀於海，

我會是一個多夢的孩子：
從我睡著的臥床上，
垂下薄薄的紗帳，
那是染了
海的顏色。

海的喜悅的笑影的，
在懷里，
我夢見過海上的動靜。

我會有一段沉醉的日子：

兼嗜飲着沉浸在

深夜的酒店的燈光裏，

我沉浸在

薄暮的小湖之濱；

在暮靄下閃看微光的湖水，

我想做它是海上的黎明。

我說過「我是愛水的人」，

但今天卻浮沉在山國裏，

雖也有延水潺潺，

召喚着遼遠的憶念，

然而山，

却以頑強地不移的姿態

把握着我：

猶如水啓示了我的夢幻，

它啓示了我的勞作。

雖說是荒瘠的禿頂的山，

像守財奴的攏溝，
不輕易讓入以一林一木，
當我們有鋤頭在手，
它也大量地

獻出了黃金一樣的小米的顆粒。

雖說是低矮的隴隔的山，

轟動千年前的洪水，

沖積了瘦嶙嶙的石骨，

當我們有長槍在握，

它也委勇地

擔負了保衛子民的屏障。

如果說我是熱愛着

這北國的山波濤，

那是因為我投入了人的波濤！

薄雪的日子，

雪港化在

它原先佔領了的

山上，

路上，

茅屋頂上，

枯草的根上，

禿樹的枝椏上，

怕冷的人們底心上。

山依然是山，

將那些滿覆着的

白的團塊，

白的斑點，

白的微粒，

吞沒在

筋脈縱橫的肌膚裏，

像一隻從戰鬥中

抽出的手，

毛孔裏騰着熱氣。

而太陽，

那火熱的紅球，
在淡藍而閃光的太空，
飄盪着灰色的雲塊，
而且你在呼喚着什麼，
像是一篇驚濤駭浪。

二月，
那凍僵的日子。

那凍結的懸崖的小河，
今天在

却在探着裂開的冰塊，
嗚嗚嗚嗚

嗚嗚嗚嗚地響，
然後，

又訪問別一條溪流去了，
它們像得怎樣地歡暢！

那橫在嶺南的石崖上鋪
維形的水柱，

我們的山的白雲，
今天哪裏去了？

代替它的是微濕的水滴，
是歡喜的淚珠，

流在古老的
山的多皺的臉上，

低聲地訴說
又一代的年青。

而風，
挾着醉人的呼吸，
吹着復甦的大地，
吹遍教堂的塔尖；
在無聲的鐘樓下，
在後牆上了紅星的
聖母龕前，
就爆發了歌聲：

是迎接世紀的春天的
中國的歌歌，
是迎接世界的春天的
波濤澎湃的進行曲。

三 我們和着

天競賽

是春天了！
春天的歌人
是在於它必勝的戰鬥力！

春天
用雷霆之聲大手
看不見的大手，
替水河解凍，
替枯木生芽，
替被交際離天壤
掃去污垢。

我們
也有這般一雙大手，
劈破敵的村鎮
裝起炊烟
替落雪的茅簷下
貼上春聯，
替被束縛的中國
解除鎖鏈。

我們這事實的！
你抗擊最殘酷的弟兄啊！
你們是
沒有鞋襪的脚，
在艱難巨大的征途上
在寒風北國的嚴野中
剛上

戰鬥的軍隊，
鮮紅的勝利鮮血跡啊！

戰鬥的軍隊！
春天的展開是一起的。
我們，
後方的我們，
配合你們的子彈。

我們用筆，
用文字，
用語言，
用色彩和線條，
用語言和動作，
向敵人射擊；
我們的筆對敵軍
是戰鬥力的競賽。
同時，
我們是和春天競賽；
在三月，
我們又將拿起鎗頭，
像一個，
最忠實的農人。
一九四〇，二，在魯X。

直接預定本刊第十期

長詩專號之利益

- 一、等於買二十多本的詩集
 - 二、免得外地書店增價過昂
 - 三、掛號郵費免收，且較先
 - 四、物價再漲時，預定戶概不加價。
- 預定價目：每冊國幣六元
本社地址：桂林瑞橋北里二
十號

「有一個殘廢的瞎子……」

焦菊隱

太陽縮在雲後，

凝死的灰雲，

痛苦地

纏成細網，

裹罩住呻吟着的山城。

像一個巨大的囚籠。

又不逢場。只有

板着臉的尖風

颯旋着

把滯留在街石上的砂漏痕跡

刮成空裏的灰塵。

沒有聲音！

偶然一絲匆忙的腳步

衝撞着落在臉上的細雨，

閃過去，

沈寂。

茶館裏，

——老板正喝着昨天，

一隻手正端着早晨

却沒有吸，

另一隻，綿軟地，

在輕摸着小提籠。

伙計們

用胳膊壓着膝蓋，

任憑垂下的眼皮

去瞪着

跑出壺嘴的白汽

和偷偷在笑語的爐火。

門前，

茶幌子

不停地搖回頭來張望，

依戀着暖台的溫暖。

迎面牆上

有雪白紙四角在懸聯。

每間住房里的爐火都燃起。

長命燈心也前後挑高

為給中了毒的血

一點猛烈的刺激。

一段傾的力量

壓着深在八仙桌下炭盆邊的

穿絲襪子的脚

緩緩地昇流，

流到忙得自在的掌裏，

裏支配

滑一色不取人的設計。

茶的靈魂

往杯外飛跳，

去追逐煙和蒸氣。

小籠斜着頭

假睡在床角，

半眯着眼睛

在玩賞墨炭，

看它把自己的歷史

怎樣燒得紅亮

又怎樣變成白灰。

雨大了。

窗戶的木板們

節奏地

一聲聲吱吱開閉……

把整個人生

割成零塊。

把暖溫

鎖在各個自私的石籠裏。

那些絲棉被和毛氈，

緊緊裹住脆弱的肢體，

並且，向開窗的血脈裏

送幾隻催眠輕歌，

叫午睡的人們

忘掉人類一切不幸而安息。

雨，更大了。

這滴滴的細韻

能喚起午夢裏的甜蜜。

這滴滴的配音，在伴着

芙蓉清淚在火和熱上

得意的嘶嘶長吟。

這滴滴，

在催迫，

催着銀耳

在冰糖水裏翻滾，

催得微汗

隨着辣椒麵的吞進而舞出。

這滴滴，
在喝采，
——扒着帶一盞去慶賀
十個塗滿寇丹的指甲
所做成的十三番的幸運。

笑的，
閉目養神的，
滑睡的，……
都有一個希圖慶賀
在旁邊侍奉
——這善於歌詠的冬雨，

雨，潑了下來。
風吹着，
在輕呼：
它提醒火盆裏加炭，
爐爐裏上油，
茶，要從新泡過，
龍眼肉，這時已該可口，
……

這些——
都像上帝命令被運行，
一個白晝的夜整，
雨，攜着風，
巡邏在大街小巷，
流水
向低坡緩緩行軍，

只讓招牌，告白，
和空空的舖面發聲，
却不許收着銀子的
和玩弄法幣的人們
終於從舒適裏向外偷望。

撞過水鐵維的無限驚慕
靜寂地
纏綿黏連的
之間或有一兩個鬍鬚和工友，
為給予慰藉和欣慰，
或者投送那遺飲大麵的帖子，
他們

才從矮舍
跨進了疲倦和寒冷。
一個人過去了，
就像燈花跳了一下，
馬上接着平靜
死和滅亡
又在統治着這片空城。

沒有聲音！
寒冷裏
有一個香花的顫動，
送到沈思着的十字街頭，
這不是丑時的守犬在哀號，
鬼王都檢住雲衫

在驚誇地轉動。
——一道悽慘的哭聲
飄搖着
送進了每道緊閉的窗縫。

臥在爐邊的狗，
立刻
用四爪支高了全身，
耳朵張開，
兩眼直勾勾的瞪起。
睡熟了的大白貓
渾身的輕毛
也和口發一齊豎立。
小孩子
拿個孔掃了一下白牆，
趕快去望定媽媽的臉，
遞到她的兩條腿中間
用盡了力量
翻起那又長又黑的睫毛。

從書櫃吃掉一層口紅的嘴脣
腫着對面大元滿貫的攤開
半橋半怒地
翻起：
「要不是這回聽着嚇了我一跳
，
我怎麼也不會餚放給你這獎牌！」

這雙眼
更近了。

是一個老婆婆，冒着風雨
一步步在哭叫。

「王嫂，給她一毛錢，
趕她滾開，
別打斷人家的高興！」

「太太，這不是老張，
是一個瘋子
從那懸邊邊打過來，
她對着粘糊講話，
和狗與豬爭辯，
又給那城門口的輪車下藥，
說要求她的兒子回家。」

「一陣開心的雜笑……
接着，只見
牛骨頭亂敲着八仙桌。」

那老婆婆，
正向衝破的風噴嚏
請它們轉告雲上的青天，
許她節省些前進的坎坷，
忽然，
她睜碎了眼睛，
微笑上滾落着歡喜的淚，
她仰頭，
看。

那邊，
那不是她那高大的兒子
從雲角飄飄而下？

可是，

來到她的眼前的

又化了一陣冰冷的雨水。

她馬上提起傘頭，

打開自己胸口，

又抓牢了被布衫的前襟

想用懷懷

掏出那逼小了的血心。

她懷啊，

——自己爲什麼只願下一個，

她懷啊，

——大米爲什麼一百元一斗，

那穿露指頭的單鞋飄遠，

那纏了十遍的衣褲

忍着風的嘲弄在發抖，

但，她沒有感到嚴酷的多意；

她愈活愈失掉親友——

這才叫她冰冷刺到骨髓，

她用快成扁平帶子的柔麗

緊緊傷害了的心

去游蕩，

游蕩，

從東街到西門，

從江邊到山坡，

到處找不到人，

只有藏在垃圾堆裏
對她投個同情的視線的狗。
她遠遠望，彷彿到處都在招呼，
走近看，
又全是磚塊和石頭。

她哭牆，笑牆，

又面對這牆，

麻木。

再轉身，

向空處望，

不自覺地跪下祈求。

然後……接着，

笨笨地前進。

——沒有人！

只有風和雨的森森！

一個挑水快走過，

停住了腳——

從他鬆軟下來的肩力

爆出汗部的不忍。

但，他的擔負壓迫着他

想到家裏，

五口人在等着吃米；

他，於是，上牙咬着下唇，

皺一下粗大的眉毛，

担起水，

——這門前松樹的城門裏，
沒有回頭。

縱着竹簾的

一個中年婦人，走出那

又是圓又是房又是院落的大門。

斜挑起短衣的底襟，措

措那突然紅了的眼角。

「咳，假如我有錢……」

已經轉身關緊了籬笆門，

坐在殘餘的絲竹子前發楞。

這唯一的半句話，

擊在我的心上。

我正胃着無盡風雨

泊旋在這如豆的山城。

爲了尋求人性，

我踏過長空，

太陽照耀裏

心底依舊在發冷，即或

在偶然停停的招待席上，

那些陪着吃白蘭地咖啡的

也都是石塊，

磚頭，

和鬼影。

這半句星火的碎片，

使我看到恍惚的真情。

不自覺地，我

於出念了那一張對對，
塞進老袋袋伸向半天的燈
她——却受了震駭

——生命裏不會有這經驗

我，

已奔向一陣雷雨的背後，

背後，

風沒有送來感謝和感激，

却搖搖……

受意外驚駭的哭聲。

形象，

聲音，

氣氛……

伴送着我

回到衰老心性的宿舍。

冷……

靜……

雨在輕輕彈着窗紙。

那運行在渺茫中的小朋友

在心裏遙遠地喊着爹爹，

髮根底下又閃出

吞食了鴉片的靈珠

和兩排聰明微笑的白牙。

忽然！

又湧進來一羣人

——刀尖生在鼻子上，

手裏抓着戰路，
笑和謙敬裏組織着浩浩英——

一齊湧進我出神的眼睛。

這後來的痛齒

包圍住我，

使我的血管結冰。

我怕！

怕這空洞的寂寞，和

牆上那些風裏來的影子，

啊，這叫我發狂！

忙把窗板合起。

用薄被裹住頭顱，

裹在瘦弱的木床，

像脫鳥撲進了沙漠。

慢慢地，我睡熟了。

睡，

和死一樣，

是一切不可能顯露的實現。

痛苦全離開我，

遠遠地

環立在四周。

喪失去知覺的知覺

知覺着去歸。

天更低垂，

這着晚霧的濃重，

又有一隻晚歌

隔着窗子送進，

送進我緊縮着的毛孔。

那聲音的寒氣

重新把我喚醒。

痛苦挾我過緩地下了床，

去扒在窗戶展覽：

世界，更昏黑了，

雨，就乘着機會打在臉上。

那邊，

看啊，

是雲影還是鬼影，

有一個模糊的東西

摸索着牽來！

一個三十多歲的

男子漢，

一個能担鋼鐵的

男子漢，

一個足配富士的

男子漢，

如今，却靠那根竹竿

在流水把同掃掃地的地上

艱困地

移動在茫然中。

憤恨從他身上發出狂吼。

他

恨自己餘裕着這些力量，

他

恨受殘害的沒有權！

頃吐着長久積壓下的呼喊，

想用沉重和慷慨，

衝倒黃金和白銀所鑄成的

亞當和夏娃的子孫。

他停留在基督會的門前，

喊，

「有一個殘廢的瞎子，

是外鄉人！」

在漆着帝國金字的牆後

安靜地座落着無靈祭壇：

耶穌

正和聖母瑪利亞

在神龕前的燈上烤火，

低聲討論着如何拔救世人：

羣眾侍候在

左右玻璃窗上，

觀賞着

藝術家給他們構成的

服裝尺寸和顏色。

虔誠的牧師正跪在低椅上，

閉着眼，重複地

斟酌「愛食的敵人」的調子。

一片清靜，

沒有人聲。

瞎子，又在喊：

「有一個殘廢的瞎子……！」

一片清靜，

沒有人聲……

那樓尖上的銅鐘，

隨風輕輕搖了二三搖擺，

探出頭來，

從高處下望，

伸出一個圓圓的小舌頭，

嬉笑着：

「喂，朋友，

記住——

「施比受更為有福！」

今天又不是星期日，

要明天。

明天才聽得到天國的福音。

「有一個殘廢的瞎子，

是外鄉人！」

羣眾又摸索到前邊。

那里

一座高大黑漆門樓，

石獅子按着綉球，

一盞大紅燈籠，

當頭搖曳着

那些經受不起擁擠的
半醉的香粉

靡靡的蹄跡

靡靡的美容官

小大美和沱茶的混生靈魂

都從溫暖的世界擲出門簾，

來呼吸一口長氣。

像青蛙被毒蛇吸取，

那些暖香

吸着瞎子

猶疑地懶恹恹

一步步移上石階，

他用手摸，摸索了，

那塊方正正誘惑着舒坦，

要騰去試試它撐托的臂力。

瞎子，慌亂地坐下，

感到書童偷試老爺的沙發

那樣恐懼而不安。

雨；

風；

瞎子的心也定了一定。

他「享受到這片刻的幸福，

就開始依戀着這奇遇。

當他玩味到石板的濕和

從響下爬到指尖的時候，

才聽到一向沒有理會過的風雨。

風；

雨；

瞎子的心緒上忽然一片悵惘，

渺茫，

滲着幻想，

又誕生出希望。

於是

機械地，

嘴裏又衝出懇切的新求：

「有一個殘廢的瞎子呀……」

呼號才到一半，

門裏就是一陣咕嚕。

瞎子想：

這一定是天堂

在邊下一個大財主，

睜大了灰白的瞳神去看，

出來了，他感觸着，

出來一個老頭兒，

懶洋洋只走到二門，

兩隻手

交插着在舊破的油袖口，

嘴邊噴着寒氣——

「喂，走——！啦，

別惹得——大家——不——開心！」

本能地

瞎子一驚，站起。

他正曲着腰縮縮，

一陣涼風

從他屁股剛離開的空間

掠走了熱氣。

這一點熱，

也還是瞎子自己的；

那寒顫的心屬

立刻

更覺得冰涼。

「是一個瞎子，外鄉人！」

「外鄉人，——太太說，

應該——回到老家——去乞討，

不該在——我們這兒來打擾別——

人。」

「不是啊，我不以乞討為生。

是一個新被抽去的壯丁

隨着隊伍去膺懲敵人。

那一天，走了百多里路，

頭已昏沈，忽然，從後邊

閃來一輛小包車

在砍仄的山路上要逼過我們。

它衝進了我們的行列，

弟兄們，往回下裏擁擠，可是，

車裏坐着的那個少婦，

正塗着口紅，照着小手鏡，

連看也沒有向外看一眼。

我的頭剛要回過去，

身子早已叫它撞下一片高崖，

我就跌落在有刺的叢坑。

弟兄們一齊跑攔了來，

站在高處望我，

喊着我的名字，

我暈死過去，動也不動。

他們——長嘆了一口氣，

就變變地去了。

那全體的太息，

那悽涼的自誓，

喚醒了我希望著的靈魂，

我的心

迫送他們達到好處，

直到想像不出的距離！

泥，

礮石，

荆棘，

都困住了我。

是希望給我勇氣。

是希望叫我忘了疼痛，

我就爬，

爬，

用盡了力量爬。

爬，

爬，

爬，

幸而四肢沒有折斷，

在一片昏茫中，

居然爬上了公路。

等我才一停住，定一定喘息，
啊！眼前怎麼無限昏黑！
從此……我便殘廢

——殘廢了的便不再見有人！
我聽見

小鳥和花叢

都在讚美太陽；

我，

我面前

恍惚地只像看見影！

永遠是些虛幻的鬼影！

換來，

換來，

換來到了故鄉。

鄰居們，三三兩兩一夥，

都在兩三丈外低聲議論。

我只聽見隔牆着我倆

那聲聲寒和卑鄙。

我只彷彿聽見

說我那老母早已瘋狂，

一個人哭着笑着到處去游蕩。

愛，

同情，

幽怨，

諷解和真誠

只有受苦的心裏才有存留，

爲了尋求這受殘害的心，

我就，接續

飛，

飛，

順着江邊，

跑到你們這永是冬季的雨天。

從這處說覺得

這城牆上轟滾着她的呼喚，

我喊喊，

喊，

一條街又一條街的喊，可是，

寒冷中受着苦的爲什麼總不能會

面？

你們的殘菜剩飯，

我不要；

只求你指給我

那受與假誠的階梯

或者

何處埋着她正被野狗撕扯的屍體

了！

「又——是一個瘋子！

你不走？——

我就把我的惡狗——放出了。」

恐怖纏着瞎子。

他把全力按在竹竿上，

踉蹌着

邁出了他的伊伊花園。

重新滑過地下的流水，

向風和雨申訴：

「有一個殘廢的瞎子……」

風和雨

吹走了這呼喊的一半。

「有一個殘廢的瞎子……」

從騰空的薄雲搖籃裏

驚醒的人，

擱了半個身，

丫頭忙把烟泡攪起

裝上了五十年的陳槍，

遞到那半開的嘴脣。

一連吸了幾口，

纏綿的眼皮上的眉毛

才會皺一皺。

聰明的漂亮的丫頭，

立刻會意，

就馳出去驅逐這惱人的聲音，

瞎子，又往前邁。

「有一個殘廢的……」

小娃兒一顆赤裸的心

在夢裏也有些不忍，

夢裏囁着啼泣，

緊閉的眼角流出淚水。

切齒匆忙地放下紙牌，

把他抱在柔綿的懷裏，
臉朝外罵「這缺德的瘟神！」

瞎子，又往前邁。

「有一個殘廢……」

掛在鋪頭高處的白蠟餅，

玻璃廚裏站着斑斑的

饅頭，

奶粉，

菓汁和拉克吐糖，

還有積壓得無法動彈的

土巴，

葛綢和陰丹士林，

和，住在鴿子籠裏的

五花，

高塔

瓷牌和小大英，

都麻木地瞪着

看這風和雨裏的殘廢的人，

疑問着他爲什麼

不回家去燒一袋水烟，

學學今天沒有來的主觀。

瞎子，在前進。

「有一個殘……」

這全城唯一的巨塚。

却發覺

不如寒冷能打動了人。

我跳出了臥房。

想用我的心

去蓋到他的靈魂。然而，我

呆住了，站在雨下。

我發現，自己的心也已寒透。

我發現

自己也是一個殘廢的瞎子。

到處

沒有望見人影，

到處

都是陌生，欺騙和恐怖。

「我拿什麼施捨給他？」

自己問。

那瞎子，在前進，

我看不見一切，只聽到

「有一個……！」

瞎子，

乞要，

瘋狂的人，……

這些尋求光明與了解的男人，

這些互相道謝的幻夢者，

這些受了傷害而零碎的心，

在風，雨，和冰冷中，

什麼時候才可以聚頭？

什麼時候才可以合成一個！

「有……！」

這聲音

隨着暮烟而飄，

漸漸在夏日的喧嘩裏消失

消失——

因為——

夜，正被油燈

我們。

青年歌聲，紅雲

綠色外二章

綠色

我愛綠的顏色

我愛那柔潤的綠的顏色

我愛綠色底清新

我更愛綠色底憂鬱……

那雨天的幼小的綠的嫩芽

那廣漠的蒼鬱的草地

那一望無際的綠的原野

那綠的溪

那綠的樹林

綠的山谷

都蘊藏着無限的生命力啊

問

那打從山脚下來經過

騎了一匹白馬飛奔而來的

是往前去的嗎？

請給我的同志們

慰問

帶個消息，說——

不久我就要和他們

同伏在一個戰場裏了……

你以吃奶的力氣

拖拉着那在就是一条命的鐵閘

爬伏在這堆界石砌成的江邊

緩緩而來的

方殷

辛苦了！

可是，請問——

那掉了一個破布帆

搖搖晃晃的本輪

載載的，是大米嗎？

——我希望那，不要再運送到

那已經堆積如山了的倉庫裏去

因為——

你底底糧食

已經緊要得不不能再緊了！

這裏

索開

二年前，我會到過這裏，
 那時候，天不是這樣暗。
 太陽用響亮的光線
 照射着傾斜平原的山坡，
 山坡上的樹木
 搖動着快樂而甜蜜的綠葉，
 河水流着黃金的波紋
 繞過山坡，又去了；
 田野鋪開嫩新的禾苗
 空氣是芳香的，
 那時候，這裏還是鄉村。

當我又來了，
 現在順着街運行，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難道我所看見的
 紅綠的男女，灶間的棧房，和牆角
 竄臥的乞丐；和酒店，妓院，商店裏
 懸掛着比畫着
 各種奇妙的形式——
 不是真的，我行走着夢境？
 不，白天繁多的警報
 告訴我：這裏走向奢華！

由此，我思想，我認識他，
 白天不再屬於這裏。
 他的活躍，歡喜
 是等到黑夜的迷霧
 統治着這土地上的建築，
 或者如此說法
 這裏的心靈只能在黑夜爬行。

我從熱鬧的街心
 又走向市外，爲着能發現
 更翻新的姿態，我從未見過的
 吃，穿，笑，音樂，顏色……

這些，我都鮮明的看見了
 他們被黑夜的麻痺的迷霧
 掩蓋着。彷彿在霧裏睡眠，
 夜愈深，他們的睡眠愈濃。

我仍向前走，
 我不會疲倦的！
 剛健的腳步震響着
 驚起一隻鳥，自由的鳥
 和我一樣的不能睡覺。
 我回環，看着那堆繁榮！

——比垃圾堆還複雜的繁榮！
 於是，青春的熱力，憤怒，暴政
 誰也不能壓制和反抗的
 在我的血液裏有聲音的滾騰起來，

同時，我用眼睛望望
 天。想着被天空所包容的
 天的遼遠的那里
 也有相同的這裏！

餽

蘆荻

夜又寒了
 一個朋友叩我的門
 「請給我一些火種」
 於是，我以一顆紅色的炭餽他
 歇一會，另一個朋友
 又叩我的門
 「請給我一些火種」
 於是，我又以一顆紅色的炭餽他
 他們走出我的門外，甯靜地笑
 我默然對着腳下的爐火
 願望把光明和溫暖獻給友人

空街

陳運冬

空街是一無所有。像一條
四百米突長的跑道。
除了土地，連青草
也不見半片兒蹤跡。

白日哪，白日的空街，
空街要趁着白日
來表演它的能耐：
不要半間房屋或一張廣告，
空街自有它的繁華，
如水的流蕩，火的喧嘩。

是人的流蕩與人的喧嘩，
空街又沒有馳驅或停留的車馬，
沒有招牌也沒有插草標，
空街竟招徠了遠近的
農人，工人，文化人，
學生，公務員，有閑者，
娼妓與流氓也穿插在
貴婦與紳士的行列。
讓空街，給赤足草鞋
長釘馬靴和高跟鞋
儂情的磨擦，儂情的敲打！

斜肩着扁担的過去了，
斜着眼斜着頭的過去了，
嘴角斜掛着半枝烟捲的
過去了，過去又過來了，
卷髮細腰肢的背影
是那樣的婀娜，你瞧，
又飄過了紅的領巾，黑的領巾，
彩色的領巾與彩色的人羣。
就在這些彩色人羣的腳邊，
空街陳列着褪色的貨物：

銅邊爐，錫鍋，白鐵鍋子，
金絲眼鏡，玻璃的彩瓶，
各式的掛鐘，座鐘，掛鐘和手錶，
各式的自來水筆，各式的鏡屏，
各式的「響器」候你來吹敲……

皮統子，衣靴，皮手套，
皮大衣和皮短掛
全是尖子貨——最好銷！
今天你不買，看明天
明天又漲上了，它們隨着
油鹽柴米，隨着洋紗。

物價像黃河的河床，
別說一年，就一天
一天也比一天高！

在那些華捷呢，馬口呢
囉幾絨的體面服飾旁邊
也擺着像失了使命
粗布的草綠色的腳綁
販賣者當然不知道
它是羞怯還是驕傲，
反正尋不出一點血痕
一點汗漬或一點瘡疤。

這空街，連紅豆也是商品？
佩劍一柄一柄地閃着光輝。
一毛錢買一顆愛情，
兩毛錢買一對相思！
要不然，就花三塊五塊
來打扮成一個摩登的騎士！

空街是平坦的，像一條
四百米突長的跑道。
只瞎子才那樣的躊躇
用手杖摸索着空街，
而我們，光明的人羣
哪一個不是大踏步，
從不會意識到空街不平坦。

白日哪，我也趁着白日
在空街，帶回一件東西。
我花三毛錢買了一枚
銅絲了的「宜和通寶」，
它不會告訴我它的遭遇
和它那個時代的故事……

原上草

胡明樹

——綠的地平線上

向所有的親友
我奉獻出

這詩篇——

這由二十二首短詩構成的長詩。

或

這套冊——

這由二十二幅構圖合成的連環畫。

汽車路

汽車路

是破爛了

徹底破爛了呵

或被開作了耕地。

或水田。

而其上的禾苗

比兩旁的禾苗

長得特別高

而綠

汽車路

是破爛了

徹底破爛了呵

但因其上的禾苗之特別高

而綠

故車路的模型還在

雖的高度呀寬度呀依舊

在那長長的車路上

每年增加了多少生產呢

桐樹，標語

汽車路的兩旁

桐樹以等距離排列着

像萬路人揮着綠色的傘

前年，牠們還是小小的小

去年，驟然的大了

今年，就更大

樹身上刻有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等標語

前年，牠們還是小小的小

去年，驟然的大了
今年，就更大

桐樹與標語的長大
成正比例

破廟

廟下有一間破廟

神像已支離破碎

香爐也已破爛了

崩爛了的廟宇

為什麼沒人修葺？

破碎了的香爐

為什麼起了香煙？

只會編吃

而不會為人民造福的機構

你的被人遺棄

是必然的呀！

木瓜

額頂之旁高高地屹立着幾顆木瓜

輪底圓轉是筆直的——下半光滑上半呈錐形

而極其寬大的綠葉則高高地長在樹梢上

葉柄下則掛着熟得發黃的豬乳房般的瓜實哩

木瓜熟了，為何沒有摘食的人？

往年的舊客都那裏去了？

馬夫，馬

經了長途跋涉的人和馬

在被廟前停下了

馬用眼睛問着馬夫：

「要走的路，

走完了麼？」

「天黑了！」馬夫說：

「我們在此過一夜吧！」

馬夫把馬背上的重負卸下了

馬已沒有工夫嘶叫

噙噙地噴了氣之後

於是低下頭

吃清原上的草

牠的臀部

是癢癢了的

癢得令人寒心

但牠毫無痛苦的表情

可是在旁站着的馬夫

却羞了臉頰

便他忽的橫眼瞥見了

那環墳旁的真實的木瓜

於是偷偷地笑了

走了過去……

大榕樹

路邊獨立着一棵大榕樹，

葉，濃而且密

幹，粗而且大

兩人拉手圍牠不過，

其在地下所佔的面積

怕與大過樂在空閒佔的面積！

且看牠那露出地面的粗根吧

正像伸張着的蜘蛛的腿爪！

就是這樣的一棵大榕樹！

牠作了牧童們的遊樂場，

作了農夫補工餘休息所！

且聽那從樹上播出的

牽牛的牧歌吧，

且看那樹下的藍藍大瓦鉢的稀粥吧

附近該是有農人在耕作的嘍！

牧童的歌

細揚的歌聲

從大榕樹的樹頭發出：

原來樹枝上坐着一位牧童

他拾起了果中的紅的鳥卵

放在掌中玩賞，還像唱——

「紅豆種安

九千九百九十九又一一個嶺……

相思隔海萬重山……！」

牛，摩摩地叫

在兩側

在綠的地平線上

牛，兩角彎彎

低下頭

吃清原上的草

天氣是晴朗的

雲雀在天空飛舞

牧童在樹上歌唱

牛，也抬起了頭

而且放開了喉

在摩摩地有所感懷地叫了

田間的歌聲

農夫們耨耨

在田間翻禾

有的無言嘆氣

有的在唱歌——

「難了難……」（甲）

「麻袋担水上高山……」（乙）

「麻袋担得幾多水呵……」（丙）

「吐飢餓得幾多……」（合）

「發呵發……」（甲）

「米呵米……」(乙)

「粟穀成米好容易呵……」(丙)
「要秋種穀實在難……！」(合)

「天不下雨怕天旱呵……」(甲)

「下雨太多又怕淹災……」(乙)

「天旱淹災尤可當呵……」(丙)

「最怕還是鬼子來……！」(合)

「鬼子到來搶穀米呵」(甲)

「燒我房舍割我雞呵」(乙)

「殺我父母奸我妻呵」(丙)

「此仇不報還待何時……！」(合)

「不要怕呵——」

一位着軍服的拿起了橫在田邊的槍

他的臉上浮着幽默的笑着射擊的模樣：

「不要怕呵，我這里有殺敵槍！」

軍民合作圖

在田間農夫們正忙於收割

他們是各式各樣地裝束着：

赤膀子，白背心，纏頭巾

駝背的老農披夾衣

年青的少婦露出了右奶喂嬰兒

頭夾雜有一大部分穿草鞋的

你說那些青色的們是士兵麼？

但爲什麼他的手上也有鐵刀？

你說那些赤膀的纏頭的……是農夫麼？

但爲什麼他們也帶有槍枝來？

若說他們是農夫的士兵吧

或說他們是士兵的農夫吧

都無多大的界別：

大抵農夫都赤足

士兵都穿草鞋……

用午餐的時候

他們先後到了松蔭下

青色和雜色的人是分開的

而青色的人們却多了一種集體的形式

然則他們的午餐是？

是稀粥！

午餐之後，

在崗上放哨的人

向着田間喊道：

「喂，換班呀！」

家鴨的指揮官

一羣鴨鴨地叫着的家鴨

奔向了田間來

收割過了的田里

是說落有許多穀粒的

這就成了家鴨的糧食

那位飼鴨的老農

慢慢的跟在鴨羣後面

手中持着一根二丈多長的竹竿

竿頭繫着一塊爛布

這就是他指揮鴨羣的旗幟

這旗幟

可以命令鴨羣向左或向右

止步或前進

「鴨司令，日安！」

「日安！」他答，向招呼他的農人。

「家鴨的指揮官，你好呀？」

「好！」他應，向問他的另一個農人，

「做了五十年的飼鴨家

被叫做鴨司令

和家鴨的指揮官

是值得的吧？」

可是，這般的年紀了

應該退讓的啦！」

牛車的收割隊

牛，兩角彎彎

作爲牠的前矛

暴着穩重的脚步

向前走

背後拉着兩輪重重的牛車

牛車的兩輪是高高地
跟在牛的身後

嘎嘎格嘎嘎地向前滾
車上滿載着

一捆捆金色的禾穗

牧童們臥在禾穗上

偶或翻過身來

向牛揮策着鞭子

跟在牛車的後面的

仍然是牛車，牛車，牛車……

跟在最後的牛車的後面的

是那健壯的農夫

肩挑着兩捆金色的禾穗

跟在農夫的後面的

仍然是農夫，農夫，農夫……

還有那揮棒的農夫

作他們的後衛

槍桿，槍桿，槍桿……

這是聯合的收割隊呵

牛車嘎嘎格嘎地向前滾

原上的軍民大會合

大清早，太陽還未出來

而一列青色的隊伍，
早已繞到了草坪上
圍成了一個有缺口的圓圈，
接着又流來了

一條綠色的行列：

扛着糧物的男女各界

由圓圈的缺口流了進去

口令——動作——敬禮——立正——唱歌

主席的口中說出了「今天，我們，」

會就這樣的開始了

接着，民衆代表也登了台：

「親愛的X軍全體同志

自從開來了敵寇

阻擋了敵人的進攻

使我們直到現在還能安心耕作

X軍全體同志

愛民衆如子弟——幫我們秋收和冬耕

這是我們永遠不能忘的

X軍賜給我們的恩典！

不日，X軍全體同志

就要開到別處去完成更新的任務了

所以我們特組織進補隊

前來替X軍同志補次

作爲我們對X軍的敬意

我們，要和X軍全體同志
永遠連繫在一起！

「我們永遠連繫在一起！」

這是全體的呼喊

號聲震徹了雲層！

接着，一位士兵跳上了台

向各人行了敬禮，說：

「各位同志！

今天，滿腔的熱血燒去了我的羞恥

使我厚臉來講關於我當兵的故事——

我本是：辛亥年代的民國兒

生長在南國，土地於我最親切

灼熱的太陽在我的額上塗了顏色

因此帽反光的像一面鏡子

我要我那匹母牛甚於我自己

我還愛我那支翻山覆土的鐵犁

我還愛我那匹母牛拉下的黑屎

有一次，在路上，找不到東西盛糞而去

我就在糞堆上插了一根竹枝——

作了這樣的標記

就是說明那是「有主的」

但待我回頭再來却被張三推了去

我於是忿怒得一拳打掉了他一個牙齒……

是春耕時節：

我戴笠帽，披蓑衣，驅母牛，播鐵犁

去附發掘這黃金的土地

忽然風停了，雨打了

笠帽，衣也真有川流！……

南國的春，夏，秋，都那樣地綠得可愛

而南國的冬又何嘗不是？

所以我愛那春的綠色，夏的綠色

秋的綠色，冬的綠色！

總之，我深愛我同土地

戰的土地上的一切！

但是，當我在榕蔭下的夢中驚醒來

我的房屋？我的母牛？我的雞？

烽火在燒着原野，南國已經失了綠色

恐怖使我逃命，逃到了異鄉

痛哭我那天去了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

於是一種真理啓示了我：

要奪回所有的愛就必須奪回愛之母的土地，

於是鋼盔代替了笠帽，槍桿代替了鐵犁

我要打回老家去！

現在，我的家鄉已插下了戰爭的旗！

現在，我的槍口正在瞄準敵人的頭顱！

不許敵人的腳踏進我們的土地！

不許敵人的腳踏進我們土地上的一粒沙泥

！

！

「不許敵人的腳踏進我們土地上的一粒沙泥！」

泥！」

這是在亡國的呻吟，這是在亡國的呻吟！

軍用土話唱了一陣山歌

換來了滿天的響聲，

響聲長用國語唱了一個笑話

換來了一陣狂笑，

連長發了一陣大笑

巧妙地向空中打了一個筋斗

於是全場喝了一聲響：「好呵！」

……

隊伍暫時解散了：

或喝茶，或小便，或交談，或唱歌

而縫補隊也開始工作

她們在一針，二針地縫補！

那些破舊的衣衣

——那些縫補的線步漸漸織成了

彩海雲彩的中華民族圖

呵，原來

她們縫補着的

是破碎的河山……

不覺太陽已爬到了天邊

隊伍也照着原來的構織布着陣圖

每人都把自己的縮到最小的影子

踏在自己的腳下

「我們永遠連繫在一起！」

「不許敵人的腳踏進我們的土地！」

響聲唱了一個「大刀殺敵」

士兵唱了一個「騎馬軍進行曲」

最後是「國民大會唱」

在旗幟的鼓聲中

那雜魚的行列

流出了圓圈的缺口，

而那青色的團團

也慢慢變成了一條曲折的長蛇

向荒原上的

另一角流去……

夜進軍

這原上的

靜寂的景物

與天然的聲響

都是接受了太陽底光

這才被完成了的，

一切的光影

假若碰到了無情的漆與墨

都會為之失色，

一切的光物

若果遇着了無光的黑夜

也會失去牠底威風

任你足靈異的能手

若果在無光的夜裏

你怎能成功你底構圖？

假若是在無光的夜裏

你又怎能繪下你底構圖？

正在這無光的夜裏

正在這無光的夜裏

正在這無光的夜裏

正在這無光的夜裏

也看不見自己的圓形，
連他們自己

也看不見自己底威風，

連將軍們平時的馬上的英姿

也無法鑑賞的，

只能在相隔十丈遠近

才能看見他們的黑影

是的

將軍們的計畫與目的

並不是爲了國家的構圖

詩人的讚頌

人們的鑑賞

也不是爲了表現自己的威風與英姿

而是爲了

爲了呵爭取勝利！

歸雁

夜歸是難行的

尤其在無光的夜星

要不是隨接隨地前進

誰保不會立刻就失却了隊伍

誰能遮住了眾星

方向是難辨的

因爲不許帶光

所以身上的指南針也毫無效用

然而

「歸！歸！歸！歸！歸！……」

「這雁從高空掠過
好了，我們就跟着

雁聲的方向走吧

雁聲是南飛的

因爲牠們要回到南方尋求溫暖

而我們

我們的隊伍

也正是負責收復南方的失地的哩

阿南國——我們溫暖的家鄉

定光星

失却了隊伍的人們

是連方向也失却了的

天那麼黑

路又看不見

眼睛都會迷着迷着

這時候

天上出現了一顆特別大而亮的星

我不知天文學家叫他什麼星

但我的——位農夫出身的同伴

却告訴我

「他是定光星

牠的部位在東方」

寶鴨

當我們失却了隊伍

在夜中摸索着的時候

我的那位農民的同伴

就這樣告訴我——

「東方有定光星

南方有寶鴨

定光星是下半夜出見的

寶鴨是常見的

你看：那在桐林上左的

像一個乙字的就是！

那些連成了一個弧形的星羣

就是鴨頭！

頭上特別亮的那兩顆

就是眼睛

那一片白白的帶形的

就是銀河！

寶鴨常在河中游泳……」

看着天空，天空像一張藍色的紙
星星們就像藍紙上的白點
牠們綴成着無數的形象——
寶鴨，其他……

溪流

那邊是一片竹林

將到牠的窮盡處

無意出見了一條截斷了去路的

曲折得看不見來路底溪流

溪流是那樣的靜

靜得像池水

要不是河旁有一架水車

噠噠格格地不息地轉

你不會聽到水流的方向

滾滾滾來是那般的滑

流得像井水

但今天爲什麼却變得如此黃濁

不，如此的赤紅呢

既不是煤炭的照江水

也不是木棉花開的季節

莫非昨夜

昨夜呵在不遠的上游

有過激烈的戰爭麼？

呵，這是血流呵！

這小溪，這小溪

是大地的脈管呵！

看哪：

正有數十具屍身向下流來

這是？還是被殲滅了的毒菌

和作了英勇犧牲的白血球呵！

水車

溪流是要經過相當的路程

才能通大江的

在牠底兩旁

稀疏無斷地

安排着車輪似的水車

像是一架巨大的輪船

溪流才能駛到大江的

水車噠噠格格不息地轉

提起了一筒筒的溪水

（混了血的溪水）

注在竹筒上

於是灌溉了兩岸的田地

兩岸的人們

於是得以利用這些水力

而站在深秋和初冬的氣候里

在田間工作——

冬耕、春播的準備……

白羽鴨

朔風吹來

來到南方的早晨

穿過了籬笆牆的孔

再向南方吹去

籬笆牆側着身子

讓朔風從頭上跨過

行人低着頭走路

讓朔風割着不能感起的兩耳

朔風吹來

水波翻着風的去向邊滾

架中有一對白羽鴨

急急地波浪前進

播種者之歌

朔風像刀割着兩耳

人人的口中都噴出了

白的朝霧似的水蒸氣

冷呵，口鼻也嘗到了鼻涕！

正是冬與春交代的

乍暖天時——播種時節了

在田間工作的農夫

是知春最早者！

季鳥未來，百花未開

而農夫的鐵犁

已經翻開了那

爲雨水濕透了的土地！

種子是同天撒的

嫩苗却長自田裏

按時播秧，灌溉，施肥

神農至今年年都如此！

人人心里都希望：

撒下了一粒種子

將有一萬粒收成

一萬粒收成呵一粒種子！

春野

春是來得頂神奇的——

在什麼地方，
每當午暖回南時候
他就忽然一閃露臉於人間

經了長期的雷雨之後
騰了——太陽出來了

竹林中無數春筍露頭角了
綠靈枝頭也添了許多嫩芽
池邊的青蛙在格格地叫
滿山滿嶺滿開着野玫瑰
而村婦們却說：

「七姊妹花開啦！」
陪伴着那高在半空の木棉花
像滿天的紅霞

春燕長趾而來
雙雙地銜泥修築舊窠
而那些在修補着公路的
在修補着廢墟的
是剛收復的失地麼？

而，在春野，桐花也開放了
雄蕊借着春風去與雌蕊交接
桐花是美麗的可愛的
由桐花結成的桐子
還可以榨成作塗飾用的桐油呵

而，在春野，百花都開放了
呵，四月是多花的季節
春野是一片青綠
紅的花，黃的花，白的花……
都是青綠間的點綴

而，在春野，陽光是溫暖的
農夫們來往於，耕作於
歌唱於阡陌之間……
農夫們來往於、耕作於、歌唱於
綠的地平線上……

水

公木

水滲入酒里，
水笑着吐出白沫：

「從此我也算做酒了！」

而自封爲酒的水不能使人醉，
反果得被沖淡了的酒
爲飲者所詬罵。

其實，世界假如沒有水，
綠洲也要變成沙漠，
一切生命都將枯萎，
水又何必自憐非酒而臉紅？
却偏偏有不甘慘澹的水

自封爲酒，並且以此爲榮。

是的，也許藉了這機緣，
攀登上豪華的盛筵，
接觸到青黛人的唇邊。

那麼，這正是目的，
何必管飲酒的話語！
什麼是生活最高的原則？
以驕傲來卑視同類，
以待深來掩埋自我。
祝爾你裝入酒罈的水，
你可以笑傲那汪洋的波濤了。

為死難將士的母親們歌聲

倪明

他們沒有死，
他們還站在硝煙中，
熾熱燒灼火光，
微熱燒灼信號燈。

他們的影子和沙漠似的原野混合了，
隨在大地的那一塊，
落在天空的不可見的胸膛里。
母親們！他們還站在原野的中央，
他們還在聆聽他們的管帶，
嘶喊著，叫著，
揮著痛苦而興奮的雙臂，
披過了原野，
披過了勝利的叫聲。

呵，苦痛的心靈們，
呵，把他們葬在地下的母親們，
對於你們死去的兒子，
要有信心呵！

不僅是悄悄在血染的石頭下蘊藏著，
不僅是枯骨在她底下腐爛著，

不僅是嘴角在咀嚼那苦澀的灰塵，
還有那太陽，那日光的耀海，
閃爍了生命，也閃爍了他們，
他們又在動了，
他們在呼喊，
呼喊著勝利的叫聲。

在倒下前屍體之外，
生命，它自己
又復甦了。
母親們，你們應該記著：
一個戰士的死亡，
就是一個勝利的誕生。

母親們！
離開你們的悲傷吧，
把你們的眼淚溶解在憤恨里。
日里，夜里，我們走着，踐踏着，
踐踏你們死去的孩子的足跡，
走向最後的攻擊。

母親們！

我知道你們的憂愁，
也如同我知道你們的孩子
驕傲於他們的死亡，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笑聲曾經照亮了憂鬱的角落，
他們的腳步曾經震撼了山嶺和河流；
在樹林里，在原野里，在營鋪里，在商店里，
我知道他們的心，燃燒著氣力和火焰。

母親們！
藏在你們心里的憂鬱和死亡，
也藏在我的心里；
滿浸著血液的森林帶走了你們的微笑，
但樹林里，那氣忿的怒鼓
卻也播走了孤獨的日月的悲傷。

呵，母親們！
被氣忿和哭泣而衰弱的母親們，
高貴的日子來了，
未來的光明將照耀得
你們的死者在地上微笑，
在田野的中央揮動着他們的拳頭。
人類將在快樂中歡呼，
歡呼勝利的到來！

一九四〇十一月十八新繁龍潭寺

伊甸園外

嚴杰人

一·牝牛的死

噙出了最後一口的
微發震顫的沉悶的氣息
粗壯的兩腳
便僵直地
朝向滿結着蜘蛛網的
牛欄的茅蓬
——唉
我們的牝牛死了

牝牛的骸骨
僵硬地躺在
鋪着一層稀薄的稻草的地上
那被疥癬虫和癩痢虫寄居着的
褐黑色的皮上
祇剩下幾根稀疏的
失去光澤的灰毛了
那兩隻巨大的眼睛
再也不能靈敏地轉動了
只茫然地張開着
流露出未盡的痛苦和悲哀
那年幼的小犍

第一次嘗到生命的辛酸
眼睛噴着淚水
發抖着站立在
牝牛母親的旁邊
不時用着牠那
剛剛萌出出來的角
抵着死去了的母親底頸項
不時用着牠那流涎的舌頭
舐抹死去了的母親底面龐
不時又把嘴巴伸向
死去了的母親底腋下
咬取那往日滴着香冽的奶汁的
溫柔的乳房
——而牠吞下的是什麼呢
已不是柔白的乳液
而是吮吸不完的悲哀了啊
爲了細底慈愛的母親底死去
爲了牠底孤苦伶仃的來日
小犍啾啾地咽嗚起來了
我的母親也哭了
哭得那樣傷心
記得父親死去的那時
牠也不會哭得如此悲傷呢

而牠
對於牝牛
是負載着很重底罪疚的啊
她來到我家的三年間
我不會讓牠得到一刻的喘息
寧天踏着殘雪
擎着冷硬的土地
夏天在炙熱的溽暑底陽光下
把着泥沔一般的水田
秋天，冬天
又賦着我們的收穫
送到租主的家裏去
一年四季
牠永遠是背着重軛
顛簸地
舉落着因過度困厄而顛覆的腳步
踏着不由自主的道路
迂緩地走去
在快要不能支持的重壓下
在快要麻木的劬勞裏
還受着惡毒的咒罵
和無情的鞭打
而牠所吃的是些什麼呢
却是那些官穢雜糧的
乾枯的稻草，落花生，蕃薯藤
和那些雖然有滋養
也咀嚼不完的苦楚和辛酸
驟然有着反芻的胃口

也消化不盡的冤魂與毒蟲啊

然而

乳牛

使你受苦的不是我啊

我的命運

不是和你的一樣悲苦嗎

我們都是被枷鎖在土地上

執行勞役的奴隸

在這世界上

快樂和自由的門

是不會為我們開啓的

而溫暖和飽足也向我們

伸出了拒絕的手

我們與疾病，痛苦

結下不解的姻緣

饑餓和寒冷

和着我們同屬

現在

化牛

你已經死了

你不再受苦了

我的生命

從此却要耕犁着

更枯澀更堅硬的歲月啊

二、飢渴着的田畝

田畝

彷彿一個產婦

難耐酷暑的煎熬

裸露着酥胸

仰臥在蒼穹下面

不停地吐冒着霧似的白氣

她的肚皮

因過分的乾枯而龜裂了

而在她底懷抱裏的嬰孩

——那一模樣綠色的禾苗

因為吮吸不到一滴奶汁

他們的富有生命底綠色的臉孔

也變得如此可怕地蒼黃了

他們的纖弱的身軀

在這種歲的幼年

就受到飢餓的摧殘

已經逐漸地瘦了

斷天空

依然板着僵硬的猙獰的臉孔

伸出赤血色的舌頭

——那黧黯着臉太陽

低着地上剩下的僅有的水滴

河流

——禾苗們的操場

日夜不倦地哺育着他們

喘着極度的

日夜以新鮮的乳液

哺育年幼的禾苗的

辛勞的奶媽

也被酷暑榨乾了

而在長久的時日裏

不見霖雨以輕曼的姿態

旋着翩翩的舞蹈而來了

風的合唱隊也停止了許久許久

再聽不見他們歡悅的歌吹了

代替着風，代替着雨

溽暑的熱氣

塞不知道自己的醜陋

踉蹌在大地上

密密地擁擠在每一個角落裏

在每一個縫隙裏

生命在炎熱的窒息下

痛苦地沉默默着

除了蟬虫的微弱的幽怨聲之外

已聽不到什麼聲音

而禾苗也在無助絕望裏

一個個頹萎倒地

低下了枯槁的頭顱

對於田畝

我們是有着丈夫底心情的

對於禾苗

我們也懷有爲父的心啊

在牠們受着飢渴底絞殺的時候
我們的快樂的旗幟也已偃息了
憂愁毫不費力地
俘虜了佔領了我們的心境

三、仲夏夜

蝙蝠是夜來的先遣機羣
當那金色的大鷗鳥
拍擊着牠的輝煌的翅膀
從那西方的天空
飛落山巒的後面去時
牠們出動了
牠們從那些人家低矮的屋簷下
搖動着影兒飛了出來
毫無忌憚地
穿掠在人們頭頂上的低空
散發着烟霧
散發着黑暗
虛冥的暮靄
潮水一般泛濫起來了
而且擺着陣勢
向着我們包圍過來
我們是在應時的烟霧裏迷惘着了
我們被驅趕着
從田野上
從打穀場上
帶着極度憔悴的身軀

回到自己的黃布草屋來
而我們的孩子
牽牛進了欄裏之後
正在門外的空地上
場坪趕着鷄羣
鷄羣在呼嘯的呼喝聲下
咯咯地走進場裏去了

而我們的女人呢
一邊蹲在散發着穢氣的豬圈裏
跟着一隻母猪和牠的兒女們
一邊還得照顧灶間的炊火
就心着鍋裏的番薯，芋頭
煮得不熟或者燒焦了

我們在菲塵的一角
放下了和我們一起勞碌的
鋤頭，鋼鉤，鐵刀
好讓牠們也靜靜地憩息一個夜晚
然後含着早烟管
坐在門檻上
看着從自家的屋頂
飄起來的縷縷的輕烟
看着那被炊烟纏繞着的
門前的高柔的樹上
一羣掠奪着覓來的口根底烏雀
吱吱喳喳的在巢裏吵架
我們也像吵架的烏雀一樣

揀奪着不會煮熟的番薯芋頭呀
我們拿起一個番薯芋頭的時候
不會剝皮就囫圇地
吞下空虛的肚子裏去
而我們的黃狗

——我們的忠實的守衛者
張着乞索的眼睛
跪在旁邊看着我們
我們的黑豬
用着和它的名字一樣的聲音
哀哀地嗚咽起來了
掃蕩的鷄羣也嗚嗚咯咯地嗚叫了
母猪和它的兒女們也嗚嗚地嗚鬧了
它們都不會餓飽
而訴出了牠們的要求

對於畜牲們
我們有比對於自己的兒女還甚的溺愛啊
我們沒有喫完的番薯芋頭
讓給畜牲們先吃了
然後生火再煮一鍋
就在這時
欄裏的耕牛
又不安地輾動起來了
牠的沉重的步聲
從牛欄裏播蓋了過來

對於耕牛

我們不知怎樣能報答牠底深恩的朝
暮終年背負着苦痛

爲我們担載着最沉重的痛苦

我們還忍心讓牠挨餓嗎

我們拿着準備餵養着半頭的小草

去和耕牛吃了

讓牠瀕下來細細咀嚼

還祝禱牠這天晚上睡得很好

祝禱牠這天夜裏有個美好的夢

而我們却沒有了稻草

不能燒煮着農半頭了

我們在一天不停的工作之後

也得不到一頓飽餐

然而這又算得什麼呢

對於我們

飢餓並不是一個生疏的客人啊

它是我們的血親

我們帶着極度疲乏的身軀

走進暗黑的臥房裏去

癡軟的躺在牀上

用眼淚

從窗口灑遍滿天的星光

用嘆氣

從門口撒出滿地的螢火

而村邊池塘裏的青蛙

屋外草地上的蟋蟀

牆根下的蟻蝻

却不歇地

在長夜裏

爲我們悲訴不平呢

兩瓣芙蓉花

米軍

一

拆開一封

從遠方寄來的信

信裏

沒有遠征者的筆跡

却是兩瓣芙蓉花

心頭浮現了記憶的痕跡

故鄉的原野上

芙蓉展露着笑靨

當嚴寒的冬天

像一個瘋婦

撕毀了

披在原野的

鮮紅的紅衣

於是，你拾起兩朵飄零的花瓣

和一把種子

到遠方去了

二

又拆開一封

從遠方寄來的信

「前天

寄給你兩瓣芙蓉花

是當做一個勝利的凱號

這里——

平原，高崗

已變成一個紅色的花海

無盡的人羣

像洪流一般滾來

自由的呼一呼

窒息在心頭的濃重的炭酸氣」

第二天

我回給遠征者的信

信裏，只夾着一張

渲染着悲哀與歡欣的

充實而無言的白紙

三

我也會撒下一把種子

在憂鬱的土地

可是阿

種子却像凝結在土紋土裏

於是，我珍愛地把最後一顆

埋種在我底心頭

我用鮮血的灌溉

默默的祈待

有一天，生根萌芽

四

我又把兩瓣芙蓉花賞賜呀

我看見了花瓣上沾着血跡

於是

我願萌芽在我心頭的種子

也開出帶着血跡的芙蓉花

望春草五題

歲末斷句

際遇冬

1, 茶鏡

在你眼前浮上兩盞咖啡；
在我臉上多添兩道年輪。

2, 貓

一九四一年就要完了
時間在你雙瞳上
像雨水落在屋脊
分兩處流，流去……

你翠綠的虹彩
把時間，像魔術家
玩弄着，變幻着。
如賽馬者的鞭撻。
如真空，讓一片羽毛
比野馬塵埃還落得快，
落得沉重，沒半點兒憐惜！
像對殖民地的蹂躪
和廢餘價值的剝削……

在今夜，只要你那瞳孔
縮成一條線啊，在今夜

只要古銅鑲花的舊鐘，
時針，分針與秒針
也變成一條線齊指着
羅馬字「XII」：
今夜便完了，
度過了一年。

趁今夜——你睡

今夜多風熱：
有猛虎在咆哮；狼子磨牙；
然沐衣冠從市街過市街；
大腹皮的肥豬把背皮
擠着木桶只管揸，揸；
哪一匹狗兒不叫；狐狸不發聲；
哪一匹耗子不往洞裏逃……

你太冷靜了，
你在灰灶上
印一朵梅花
又一朵梅花！

一九四一年已快完了，
原諒我，我不會為你寫過
十四行或者八行的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夜未央時

思念

蘆荻

十二月的風淒淒

我思念你

思念你閉關在嚴寒裏

悠長的日子

我常常午夜不眠

起來看壁間的月影

原野的霜花

在冰冷的時辰中

偷取記憶的絲絲溫暖

你是渴望春天的

春天還未到來

生命的疾襲

圍繞你於冬的融落

你荒死了

在春天的國門

我等候你

艱難的播種者

虔敬地為你祝嘏

陽光

江蘇

久久陰霾的天空

今天漏出美好的陽光來了

於是，我走到那綠色的菜園間

從這陰暗的舊牆

這雨天河漏

而夜間又耗子搥搥的牙觸

十二月的陽光柔和的
它閃耀在柔弱的
壯熱的芥蘭葉上
屏列的甘蔗林
和尷尬的久雨纏綿的蓬蒿
吻着大地的殘影是青青的
微藍的太空是靜靜的
掛着長絲一樣的雲霞……
呵，這都是屬於我們所有
一個深沉而豐饒的世界
在那青色的陽光下

讓蒼舌離開我們吧
那些困擾我們的聲音
庸俗和惡俗的氣息遠去吧
我們不必像浮士德一樣
要到都市去看太陽

未開花的桃李

江蕓

我玩味着自己的影子
這青青又長長的影子
走到那光着枝桠的桃李林
它們以綠色的手臂迎着我了
好像十分親熱的朋友一般的迎接我
它們的枝幹間激着生命的汁液
在這嚴酷的冬日

忍耐地期望春天

我想着那接近桃李爭春的日子
那明麗朗靜的日子
是怎樣從沈重而漫長的
夜里，寒冽而嚴峻的冷雨里
號啕着像衆人的哭聲一樣的颯風里
悄悄地來了。呵！我記起
那個短命詩人的西風歌了
如果春天來到
春天還會離我們遠麼

三十年十二月六日

望春草

方言

那為沉重的烏雲所蒙蔽了
頹敗而悲哀地
量較而孤獨地
灰暗色的天空呵！
那為狂暴的寒風所蹂躪了
如一個被壓萎了的幼女
哭泣的哀叫着
顛抖而咽泣着
被剝去了綠色的赤裸着的森林呵！
而我們所熱愛的田野
那使我們能舒暢呼吸的田野
也為冰雪所封鎖着
悵然而荒涼的
都無聲的咬着嘴唇而沉默了！

你們都僵長於嚴寒的淫威
連呼吸都不敢出聲了麼？

就這樣卑微而懦弱的
麻痺而愚蠢的
曾痛苦的忍受這不幸的命運
而不敢抬起頭來展望這眩目的陽光麼？
連三歲的孩子都會知道
那嚴冬是不會長遠的
春天會像一匹神駒
將滿載溫暖與光明
向我們奔馳而來，

那麼，你們就該
讓樹木在體內多孕育些幼芽吧！
讓田畝多吸收些豐饒的養料
讓山崗披起美麗的青髮
小鳥們也該讓他們從巢里飛翔出來
為我們的春天歌唱起前奏曲
而人們也將從你們那兒得到啓示
將不復怨傷，憂愁與痛苦了
都如向日葵似的向光明的信心
面迎着那
美麗而充滿着生命的節奏

一九四一，冬，桂林。

「最強音」評介

韓北屏

——徐邁著 桂林白虹書店發行

記得穆木天先生說過這樣的一句話：「看一個人，不能單從靜處看，是應該從他的發展上看的。看徐邁尤其需要這樣。」（《說邁詩時》）民國二十九年秋，在桂林大華飯店一次茶會上。（我完全同意這句話。假如我們不按照這一個法則來觀測的話，則根本無法了解寫「最強音」詩集中詩篇的徐邁，和寫「二十歲人」詩集中詩篇的徐邁，以及在「新詩」詩刊上寫詩的徐邁，在「頂點」詩刊寫「抒情的放逐」的徐邁究竟為什麼會是一個人。

抗戰使很多人新生，但是也使很多人沉落。在神聖的戰鬥的大道中，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前進，一是萎縮。絕不能有第三條取巧的路：又想向前，又捨不得放掉個人的利益。這裏我可以舉出兩個我所知道的人，作一個貼切的例證：在抗戰以前，生活上和創作上相接近的徐邁和賈易士，他們私人的感情也是頗為友好的。但是，在戰爭中間，却顯露地分開了：一個新生，而另一個逐漸沉落。

徐邁，當上海我軍撤退以後，他便一直留在香港。直到二十九年春初，他才重新回到內地來。這一次回到內地來，在他個人實在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據他自己說，他本來只想到惠陽走一趟就回香港去的；但是，當他親眼見到抗戰的雄偉的場面，他終於抑制不住他的激動，於是，他徒步走到曲江，並且更深入到內地，和去過兩個戰區的前線。由於戰鬥的真實的景物的刺激，由於接觸到苦幹的戰地工作者與民衆，他的眼界逐漸豁然開朗，而他的歌唱遂全部變了曲調。關於這一類有意義的旅行，他自己也承認是新生的開始，他說：

「一個人是可以活兩次的，

我們這輩的人必須活兩次。」（《詩刊：歌》）

在他初次旅行內地時，他的心是猛烈跳動着，他看見國旗飄揚着，他會流淚；他聽見軍隊行進的號聲，他會跑出屋子來看他們，因此他們走過去；……這時候，他的心情如何呢？他說：

「我的嗓子是啞的，

最初我的眼淚更多。」（同上引）

由內地回到香港之後，他的跳動着的心依然未能平靜。他在香港寫了不少的詩，並且不顧別人的訕笑，而勇敢的作過幾次公開的朗誦。後來，他彷彿聽到祖國在招喚他，使他不能在香港再住下去，二十九年秋末，他辭去了香港很舒適的職業，毅然到重慶去了。屆時在重慶的期間，他盡力於文協詩歌朗誦隊的組織與規劃，並且也寫了不少詩，直到他再回香港。

這一年的時間中，他的詩的產量相當豐富，除去他自己刪去的之外，大概都收在「最強音」這一本集子裏了。

我還極詳細地說明他一年來的生活，目的便是在說明徐邁是怎樣寫「最強音」的，而「最強音」又是在如何的情形之下產生的。

誠如他自己所說：

「從半歲，我會

長大起來到一週歲。

不要到我二十歲，

就是一個成人。」（同上引）

因此，「最強音」集子裏的詩篇，很顯然的，牠們的生命有的只

是與熱情，缺少的還是沉重。然而，「從半歲，會長大起來到一週歲」，他在「最弱音」中，倒又爲自己劃下了明確的年輪。譬如像「船歌」，「俘虜死了」，「前方有了一個大勝利」等詩，要是和「中國的故鄉」，「誕生」等詩一比，不必用作者自己寫明寫作的年月，我們也能看出他的年齡的長幼的。

我們說「最弱音」時，常常感到太率直，這或許是他的缺陷。然而另一方面，這一缺陷，却又構成了他的可愛處。我們展開這一詩集，彷彿聽一個朋友在對我們作真誠的衷曲的傾吐，完全是情熱的話語，沒有隱瞞，也沒有用裝飾。詩的可貴在於真，所以「最弱音」雖失之於不沉重，然而還是帶給我們很多喜悅的。

詩人徐遲在內地旅行中，所得到的最強烈的一個啓示，便是他認識了人民的力量。在用「最弱音」這一個題名的一首詩中，他如此寫着：

「但是，最強的聲音是什麼？

老百姓的聲音，最強的聲音。

並且，他還自己對自己囑咐道：

「詩人啊，你聽見了他們的聲音嗎？

你的耳朵是數好的，

能聽見明天的聲音。」

接着，他又寫下去，他是聽到了這「最強的聲音」，從「輕輕的」到「漸漸加強」，一直到「更強烈起來」。爲什麼這聲音會漸漸強烈呢？

「因爲更多的人有了覺悟，

我們明白了，中華民國屬於我們人民。」

當作者這樣的唱過了「最弱音」，他又寫出了「誕生」。從兩詩的排列上着來，寫作的時間大概有了相當的距離。不過，說來也很巧，前一首剛好是本集第一章，而後一首却是最後一章。他既在最後歌頌了人民，而且很樂於的將他的號召他們「爲了自己的幸福起來拚命」。後來，他又告訴他們「誕生的痛苦」。可是，他並不失望，並不畏懼痛苦：

「日本是我們的傭生婆，

新中國要從砲火中誕生。」

「不管這誕生是多麼苦痛，

天下還有比這更光榮的事嗎？」（誕生）

同時，他對於新中國美麗的遠景，也有過幾次描寫：

「那時候，我們必定再笑顏開。

那時候，我們再也聽不到悲哀的聲音了。

那時候我們將看到

我們的國旗飄揚，

真理照耀在地球。

那時候遼闊的祖國原野，

盡是豐沃的農場；

遼闊的祖國的天空

插滿了高聳的煙囪；

在我們的海港上，一對起重機

唱着歌跳着舞，輕快而且有趣。

那時候全中國的文化開花了。

「那一天，母親，你的苦痛停住了，

人類停住了向人類的進攻，

大規模的進攻大自然。

這才是光榮的勞動；

每天一個新的太陽，

每天一個新的日子，

這才是光榮的社會。」（誕生）

詩人徐遲是樂觀的。只有看到幸福的遠景，而且在爲達到這遠景的道路的人，他才能很快樂地在工作，才能忍受一切痛苦。同時，帶給讀者的也才是有益的安慰與鼓勵。

「最弱音」集子中，共總有十三首詩，除去「船歌」，「社論」，「歷史詩」三首詩外，其餘都有一個共同的基調。這個基調，是緊貼在一個在風暴之前睜開眼來的知識份子的身邊。作者感受時代激動的激盪，重新認識了自己，認識了別人。因爲「詩人的耳朵是數好的，能聽見明天的聲音」，所以作爲自己立下了「一個終點的設想線，也爲別人預言了將來」。「持久，冷靜，堅強」，是紀錄情感與理智的會談，這首詩很實質的寫出了一般知識份子心坎的波動。「中國的故鄉」，他警惕「黃帝子孫」，不要忘記「在秦隴盆地，陝西和甘肅

「中國的故鄉，我們的故鄉，文化的故鄉。」「聖者」，寫一像
朝陽的老年父親，叫他的兒子到中國來，

「殺中國人，斬中國人，刺中國人，
燒中國人的房子，擄掠他們的牛羊，
強姦他們的婦女。」
為什麼這樣呢？因為：

「膺懲中國人。因為中國人
不這是不會熱愛的。」
於是充滿了對中國的愛，父親痛苦流淚。」

這首詩題材與寫法，均十分新鮮可愛。「著政祭」，是致祭一個
人「所尊敬的人」，這個人是在上海為暴徒打死的。「政治的眼睛」
，是本集中最精彩的詩篇，一個「夢想一個美麗的天空，一個歌舞昇
平的社會」的人，當他的牆上挖開了一個小窗子，他的夢破了：

「他在「政治的眼睛」的窗子上，
看，驅逐樓蓋下了轟炸機，
這代替了金木水火土星，
這代替了平雷，幸福，美麗。」

這首詩是一個有力的警告，許多至今還沒有挖開窗戶的夢想者，
需要給以這樣的提勸。
另外，作者在「歷史與詩」中，寫下了這樣的八句話：

「『歷史』是清道夫掃地的。
他把一堆堆垃圾掃掉，
留下一些乾乾淨淨的皇帝，
但及我們寫的歷史不是這樣的。」

「詩」，像一個洗衣服的女人，
她把油膩膩的都洗掉，
留下了乾乾淨淨的過去，
但是我們寫的詩不是這樣的。」

這八句話，恰好做了作者自己寫詩的註腳，我們讀「最強音」，
應該作自己的自白來解，這首詩篇。
讀完這十三首詩，我得到一個概括的印象：作者是以知識份子的
身份，說他自己所感受的話；同時，他所希望得到的談話對象——讀
者，依然還是知識份子。於此，我又生出一點感想：

近年來，國內詩壇上有着一種可喜的傾向，詩人們努力於詩的口
語化，大眾化；更為了使詩接近民眾，又努力於詩朗誦的推廣。在此

詩中，有幾個詩人得到很優越的成績。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
少詩人，在努力而無功。

我們知道，一七文藝作品，不能混雜一點作偽的成份，否則，這
些作品必不要求夫。而詩，是文藝作品中最高貴最實質的，尤其不
能混雜一點作偽的成份，正像純淨的石膏裏面，能加進了砂一樣
，加了砂就不能製成藝術品了。但是那些「勞而無功」的詩人
們，他們不從基本的方面，加深的去獲取，而只從表面上用功
夫，甚至是在剝削與模仿上用功夫。結果，有一兩位詩人在寫土地與
田園上受到讚揚，於是另一批人便相模倣，其實他們對於土地和農
村是否熟悉，還成問題。即算有一點認識，也只是皮相的。以這樣的
詩作，無論給誰去讀，不會引起共鳴，那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俾使除
給農民去聽，他們會以為你是在調侃他們，否則便以為你是在開玩笑
。因為這些皮相的模仿與浮而不實的情感，正是屬於作者的而不是他
們的。以此例彼，則寫工人，士兵之類，也有同樣的情形。我
這樣想，假如有一首詩，形式為內，雖然是大變化的，而感情又是深
沉的，同時讀給任何階級的人去聽，都能收到美滿的效果，那自然是
最理想的作品。然而，這種作品是不可能有的，因為人類的物質生活
與精神的營養尚未一致時，他們的感情也不會完全一致的。那麼，今
天的文藝工作者，特別是詩歌工作者，欲在大眾化上得到收穫，自
然非從生活的體驗與觀察方面下手不可。單是堆砌偽飾而輕薄的感情
，那是註定要失敗的。不過，同時，在今天讀者也分做若干層層時，
一讀詩作者若能真實而深澈的寫出自己的情感，我想也能換取到與自
己生活相呼應的共鳴。這樣雖說把自己的讀者羣縮小了，自然是可惜
的；可是和那些作偽的詩歌比較起來，畢竟還能獲得一部份讀者的，
自然我們最大的理想，還是在於為大眾而寫詩並且得到大眾的接受與
愛戴。

徐通在「最強音」中所寫的詩篇，正如我上面所述，是以一個智
識份子的情感灑灑出來的花朵，我想：凡是和徐通相像的知識份子，
（在今天是不在少數的）讀來一定都感到十分親切。我最愛他的真。
記得西洋有一個作家說：「大天才的作品是酒，平的作品是水，
凡人需要水。」徐通的詩，味道並不濃烈，自然不是酒，如果有些饒
渴於此道的人，從這些詩中能得到利益處，則這盞水也有他的實質處。
就寫作技巧而論，「最強音」集中，除「船歌」，「論」與「
歷史與詩」三首詩之外，大體均甚完整。其中尤以「中國的故鄉」，
「聖者」，「政治的眼睛」和「誕生」諸詩為最佳。作者詩中的輕快
的調子，豐富的想像，自然的節奏，……雖不能說是值得學習，至
少也可以說值得研究的了。

徐通在「最強音」中所寫的詩篇，正如我上面所述，是以一個智
識份子的情感灑灑出來的花朵，我想：凡是和徐通相像的知識份子，
（在今天是不在少數的）讀來一定都感到十分親切。我最愛他的真。
記得西洋有一個作家說：「大天才的作品是酒，平的作品是水，
凡人需要水。」徐通的詩，味道並不濃烈，自然不是酒，如果有些饒
渴於此道的人，從這些詩中能得到利益處，則這盞水也有他的實質處。
就寫作技巧而論，「最強音」集中，除「船歌」，「論」與「
歷史與詩」三首詩之外，大體均甚完整。其中尤以「中國的故鄉」，
「聖者」，「政治的眼睛」和「誕生」諸詩為最佳。作者詩中的輕快
的調子，豐富的想像，自然的節奏，……雖不能說是值得學習，至
少也可以說值得研究的了。

譯詩的事

胡明樹

寫詩易，寫好詩難。——這是大家都知道。而「改詩」尤難，甚至有人認為詩根本不能改。——這裏的所謂「改詩」，是指改人家的詩，等於先生改學生的作文那樣的意思。並不是說寫詩的人不能改自己的詩作，——假若連自己的詩也不能改，還能夠為詩人麼？

也許有人以為：一個愛詩或愛寫詩的國文先生一定喜歡學生寫詩的吧？那並不確。當我教中學的國文時，就恐怕學生寫詩，出作文題時也聲明不准他們寫詩。（但他們偏要寫）。為什麼我怕呢？原因就是怕「改詩」。

「改詩」既如是之難，而「譯詩」尤難。這在我也不想來談寫詩的難，也不想來談「改詩」的難，而單想談「譯詩」的難。

自己是很缺乏譯詩的經驗的，還是拿人家的譯詩來舉例吧：——

一

現在先拿瑪雅可夫斯共的「我們的行進」一短詩為例來研究。這詩很長，我們不重原文，不能直接來研討，只得找幾種譯文來照照了。這首詩「和郭沫若合譯的「新俄詩選」里及石民在「現代文學」第四期所譯都譯為「我們的進行曲」，而 Hollo 的世界翻譯則為「我們的行進」。這沒有什麼差異，因為譯作什麼曲什麼是我國的習慣，例如「La Marseillaise」我們普通都譯為「馬賽曲」——曲字是加上的。

「和郭沫若的第一句為「爭鬥的旗幟上有反叛的進軍」！

石譯的則為「胡亂的粗野的街道有叛徒橫行！」互有出入，我以為「反叛的進軍」較「叛徒橫行」為好，因前者帶有革命的意義，而後者則令人有一種匪徒行為的感覺。至於世譯不同之處則更多。

世譯的為「反叛的雜踏之音雷似地響着透過了廣場！」（Tondra tra placoi ribela bruo.）

「郭譯的第三四句「我們要激起第二次的洪水

來洗淨一切行屍的各座荒城。」

石譯：「我們要第二次洪水之波濤」

來沖洗全宇宙一切城市。

世譯：則與後者略近，然世譯則為「洪水的氾濫。」

「郭譯的第七八句「我們的偶像迅速

我們的心臟是大鼓。」

石譯：「我們的神是急速

我們的心臟是戰鼓。」

世譯：心臟——我們的大鼓！

迅速——我們的灼熱！（Kuro-Jan ria arbo.）

前二者與後者的第八句簡直是不同。arbo 本為灼熱，熾熱之意，不知是否尚有「偶像」或「神」的意思，不能查較詳的字典，故這不曉斷定為翻譯者譯得不正確。記得日人上田謙曾在某篇文章中提到這首詩，也是譯為「神」的，則與「郭及石譯」同。

「郭譯的第十二句「我們以歌曲的武器唱得回去

大塊的黃金——我們如雷的擊音。」

石譯：「我們的歌聲可以嚇退牠們，

「我們的黃金呵——我們如滿天的聲音！」

世譯：「我們的歌曲——我們的武器。」

我們的黃金——響亮的聲音。

(*nia oro—sonoraj vocoj*)

「郭譯的第十一句與石譯的簡直是相反，而與世譯的則相近。」

「郭譯的第十九、二十句「咳，北斗七星」

要抓起我們到天上去過活。」

石譯：「咳，偉大的施洗禮者，

只教我們活靈的奔上天去！」

世譯與石譯譯意相近，「咳，大無星，要抓起我們到天上！」

(*Hej, Granda Ursino, Postu, Keoni celstain Prenu.*) 而與石

譯的「偉大的施洗禮者」則完全不同。

「郭譯是根據 B. D. 的英譯重譯的，石譯則不知是根據原文還是

意譯，石是英文專家想必也是根據英譯的，但英譯也恐怕不只一種。

這首詩共有二十四句，就是那幾句，但譯文互異的尚有多處，也

不想一一來比對了。郭沫若及石民斯先生均為翻譯名家，我不敢說他

們譯得不忠實或不正確，我是想拿「來」對「明」譯詩有許多困難，首先第

一，不能由原文翻譯而必需由別種文字重譯就是一種困難，因為假若

原譯者錯了我們就會重覆錯誤。

第二，因為「詩貴含蓄」，作者表現一事物時往往用象徵，比喻

，意象，或者故意使其隱晦，譯者只有去「意會」牠，而他所意會的

又未必與原意相符，而譯了出來也各異。

第三，翻譯本有直譯和意譯兩種。直譯雖信而難順，到十分不順

時就變成了硬譯。所以好些人都採取了意譯這一種，但意譯又往往滅

殺了許多原作的風味。

三

據我所知道，瑪也可夫斯基的詩和「我們的進行曲」相類的還有

「左翼進行曲」，但不知他是否還有一篇「我們的馬賽曲」，因為陸立之在「現代文學」發表過一篇文章「瑪也可夫斯基」中曾提到這樣的一首詩，並且譯出了第一節。現抄在下面：——

「空坪優麗的是音在響！

一層層昂昂的頭顱在望！

我們注入二重足音

征服世上一切的城港。」

參考：好些文章，並沒說及有這樣的一首詩，于是我疑心這就是

「我們的進行曲」，也許陸立之把「march」(行進，進軍)譯作了

「馬賽」的吧？我並不是疑心他有誤譯之處，而是覺得這四句詩與「

我們的進行曲」的開首四句太相似了，看來把「二重」改為「二次」

，「足音」改為「洪水」，「征服」改為「沖洗」，則簡直就是「我

們的進行曲」的開首的一節。難道瑪也可夫斯基把他自己既寫的這

首詩的詩句又搬調別一首詩去的麼？瑪氏竟是那樣「乏」的麼？

我不敢決斷的說「有這詩」或「沒有這詩」，或「某人誤譯了」

，因為事情太技巧而且值得尋味，就不怕人家說我淺薄在這里提出來

以供研究瑪氏的詩的人參考。

四

瑪也可夫斯基的「椰子中的雲」雖是百多行的詩，但至今還沒有全譯出來的，但東引一句西引一句的我們則時常見之。

陸立之的文章中也引了幾十行，其中有兩句是：

「在我的理想中沒有一莖白髮

在溫和的老人中也沒有牠！」

而沈譯「偉大的十年間文學」中所引的則與陸譯有不同之處：

「我心裏沒有一根白髮，

我心裏也沒有老年人的仁慈！」

後句的意思不特不同而且相反，至于誰對誰不對，我們也無法在

此下斷語，因為我們既不懂原文，又找不到更多的例子來作證明，也不過抄出來給大家研究之意而已。

五

其次，我這想拿裴多菲的詩作例。

「生於誠實，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皆可拋！」這是裴多菲的知名的詩句，曾經白莽譯出，茅盾在「六個歐洲文學家」書中也曾介紹了出來：

「我一生最寶貴：戀愛與自由，爲了戀愛的緣故，生命可以捨去。」

但爲了自由的緣故，我將歡歡喜喜的把戀愛捨去。」

不用說，前者是有意義的，後者則屬於直譯的了。那樣的直譯是既難，達而又信，是很難得的譯筆。至於直譯方面，也頗願且能將原作風味表達的了。兩種譯文提了出來，只由讀者去自由選擇和愛好了。

六

魯迅在「野草」中也曾介紹了引用了這位詩人的「希望」：

希望是什麼？是蜘蛛；

她對誰都憂惑，將一切都獻給；

特你犧牲了極多的寶貝——

你的青春——她就要掉你。

覃（子豪）譯「裴多菲詩」里也有這一首：

「希望是什麼東西啊？

實在是像一個女郎一樣，

任何人她都誘惑，

浪費了我寶貴的青春。」

然後把我捨棄！」

一個譯作「蜘蛛」，一個譯作「女郎」。「蜘蛛」和普通的「女郎」是有別。我以為前者比較譯得正確；因為必須是「蜘蛛」；「待你犧牲了寶貝的青春」之後，「她就棄掉你」的；至於普通的「女郎」則未必那樣，大概像「百年偕老」的多。

倘若極端的譯本不同，則各人所譯當然也不同。——然原作則一，經了幾句轉引之後就生出了差異來。

魯譯大約是根據德譯的，因為記得他曾說過他在東京的時候，曾托丸善書店買來了裴多菲的德譯詩集，後來送給了白莽。覃譯則根據數年在東京出版的日譯。日譯者據說是一位匈牙利人，不用說，他對其本國文字的匈牙利文及對其本國詩人的裴多菲的了解，我們是用不着懷疑的了，但「他於日本文的了解上，却還存有百分之幾的懷疑的；普通的歐洲人非有一二十年的工夫是不易學得很好的日文的。」

七

裴多菲還有一首詩說他愛心像蜘蛛的花紋地枯死在戰場上，他討厭這樣的死，但願願意在戰場里流盡他底鮮血！茅盾會將全文介紹了出來，但沒有寫出詩的題目。李敏曾在「文學」() 上介紹這詩，記作似是譯作「我怕」。覃子豪則譯爲「我願死在戰場上」——這不是照原題譯而是按其全詩的內容而改題的。記得自己也譯過這首詩，那是「八一三」戰爭爆發不久，征軍，戴何勿編「高射炮」詩的紀錄的，記得我是譯作「我的憂慮。」

李，覃，我都是根據日譯的，但單就題目來說就有三個不同的譯法，可見內容也有各異之處了。

由此又可以證明：幾種譯文的意思雖相同而譯法不同（表現的字句不同）是不屬於「信」的問題，而屬於「達」的問題；因為某人以爲這微譯可以較「達」，某人又以爲那樣譯可以更「達」。

又因此可以證明：一種名作不妨有多種的譯文，於是讀者就可以比對來讀又綜合來讀，那末原作的真正風味就不難接受到了。

八

譯詩的難是不用說的了。每當拿人家的譯品來對讀了之後，往往就有些胆怯起來。怕自己不能完全接受原作的本意而偶然譯了出來，因此有了不正確的毛病而騙了人，而於良心難過。況且外國文修養不夠，正所謂「半桶水」的我們，有時也往往偶然譯一些詩，但怎敢担保自己的所譯是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九九的「正確」呢？

但自己又想，外國文修養深通的人多數無暇或不屑幹這沒出息的「工作」，因為深通外國文的人多數是做「大專業」做「大官」的人。於是這項「工作」又不得不落到「半桶水」之類的人們身上。但是，怎麼辦？

我們既然卸不下我們的任務，有材料有時間我們是一定要幹這「工作」的。假若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去研究，參考，查閱，而譯出了我們要譯的東西，也算完成了我們的責任，盡了我們的心而于心無愧了。但若還有不「達」或不「確」之處，自然也只好等待人家的指摘改正了。

譯文中有不達或偶然不確之處只是因為我們的工具不好而不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錯誤，況且工具不好還會達到比較好的程度。

我在上面引了許多例子證明譯詩工作的難，目的不是在挖人家錯處或要「取消」譯詩的工作，而是要說明因為譯詩的難而必須加強這項工作的努力，而值得嚴肅地有計劃地幹，利用多數人的力量有組織地幹，甚至不怕重複地幹！

而且，必須形成一種譯詩工作的重工業運動！使成為「詩歌工作的重工業運動」的一部門的建設！使世界名詩人都有一冊以上的中譯出見於中國讀者之前！

後雜筆

據王亞平先生來信：本刊第七期西北先生之譯作「且羅克斯之歌」，與中蘇文化四卷三期孟十遠先生所譯者完全相同。這大概是一個曠古的「巧合」，也即暴露了編者校對太少而致，抱歉得很，尤其對西北先生這一場「英雄夢」的破壞。

同時，近來我們不同意有些人天天想做中國的「荷馬」，一天寫了一千行，一下寫了一萬行，弄得「史詩」比不上「雞屎」，這又何苦呢？難道有了大砲就不要短槍嗎？難道造大砲就不要鍊鋼鑄鐵嗎？——雖然本刊有個「長詩專號」的計劃，但這決不是無意識地提倡寫「長詩」。

在「普式庚一〇五年祭」的特輯里，並無「祭」味，這是一個缺點，可是我們也不想勉強去填補它，如同我們不規定每期的內容一定要有什麼什麼的「華洋百貨」一樣。

這里，再聲明一下本刊發表稿件的態度：不論作者的有名無名，熟悉或否，也不管投稿人寫來了千言的長信（如果是指示我們的意見，當然歡迎。）或托編者的朋友介紹，一律都只能感激他們的好意，而不當作發表與否的標準；實際上，我們曾經刊出過許多篇作者的地址都不詳明的好文章；由此證明我們的態度：如果真有好文章而不登，這一編者的失實和刊物的損失了，請原諒我們對這一點兩瞭解吧。

（舟）

消滅納粹黨徒

陽太陽

希特勒的軍隊

開始退却了

納粹的黨徒們

開始被消滅了

他們的裝甲砲車

散亂地拋棄在

俄羅斯的土地上

他們那卑劣的血液

滲染着俄羅斯

原野上的白雲

一師團褐色的兵

開上來

完了

二師團褐色的兵

開上來

完了

塗着

卍字形的飛鏢

像卍字形的風車

從俄羅斯的領空上

接下來

塗着

卍字形的坦克

像卍字形的輪子

在俄羅斯的平原上

蹣跚了脚

柏林

元首府裏的電燈

通夜越着

那燈光

慘淡地照着

那些將軍們

慘淡的面孔

貝斯加查的別墅裏

希特勒走着圈子

一隻手

放在背後

一隻手

捻着他

日本式的機器

你看

棉衫將軍們的手上

滲着冷汗啊

無論

怎樣的樂師

他的曲子

再也不能

奏得

希特勒入眠

威廉街上

最華貴的舞廳裏

已經沒有

那樣瘋狂的旋律

香檳酒裏

滲透着

貴婦人的淚滴

顯明的

納粹主義

在慮着

腥紅熱啊

決不是

吹牛皮的

冬季息恩

希特勒的軍隊

開始動亂起來了

納粹將軍們

開始埋怨起來了

不要做夢了

盧森堡

你——

俄羅斯麵包養大的

傢伙

還想持着

卍字形的屠刀

回到俄羅斯去嗎

那麼

蘇維埃便為你

預備一塊

埋葬獸骨的

墳地

戈林的眼睛

發花了

他的腦子
也像
從空中摔下來的
塗着記字的飛機

戈培爾的說話

更加混亂

更加沒有秩序

莫索里尼的軍隊

也會打仗嗎

一師團

兩師團的槍枝

一師團

兩師團的兵士

只看着

開上來

看不見

開回去

打他們

就等於

到戰場

拾遺物

反對粹的兄弟

都叫

莫索里尼

豆腐將軍

莫索里尼

豆腐將軍

不怕

希特勒的夥友

在太平洋上放火

不怕

他們那一羣

七月的蒼蠅

現在

希特勒用

最卑鄙的眼色

盯着他的

伙計

現在

希特勒用

狼的姿態

盯着他的

人民

這時候

燕聯的國境裏

揚着

那樣大的

威聲

這時候

那鮮紅的旗子

飄動得那樣

激昂

這時候

克姆林宮向

世界

播送着

聲音

這時候

中國的宣戰書

發出了

和希特勒作戰嗎

中國的反攻部隊

向着

失去了的

村莊

城市

突擊

中國的遠征部隊

在緬甸

向泰國出發

那無數的

美國人

荷蘭人

澳洲人

印度人

緬甸人……

向我們敬禮

我們的槍刺

更緊地

在納粹日本的

咽喉上

繞上來

幌下去

白宮裏

策劃着

整個的戰略

發動着

一千萬

兩千萬的

生力軍

英吉利的艦隊

出動了

奔襲的陸軍

打到班加西了

納粹兵

敗退得
丟掉了出旗

這時候
爐裏的火
沒有紅軍的血
那樣的熱

世界上
沒有東西
比得上
反納粹的人民的靈魂
那樣偉大
那樣美麗

希特勒潰退了
奧大利的人民
起來
捷克的人民
起來
波蘭的人民
起來
荷蘭的人民
起來
法蘭西的人民
起來
一切
反納粹的人民
都起來啊

起來
擴大我們
二十五國同盟

舉頭
排着

舉頭
連着

喊聲
連着

喊聲
連着

向納粹黨徒衝過去

就在冬季
要他們完全
被消滅

把希特勒
活捉過來

吊死他

作為這一世紀
最後的
標幟

(一九四二, 一, 三)

西風歌

英，魯東
李雷譯

呵，狂野的西風，你是秋之生命的嘆息；
你的形體雖然不見，而枯死的樹葉在你眼前
如同鬼魂們被一個魔者所驅逐似地飛揚着，
——黃色的，黑色的，蒼白色的，肺癆病似的，紅色的。
這些染着疫癘的羣衆啊！呵，你
運送着都有翅的種子，到它們的
黑暗的冬之牀上，在那兒它們冰冷地低縮着，
每一顆都像一具屍骸在它的墳墓里，等到你那青色的春的姊妹，
吹起

她的喇叭，行過正睡在夢中的大地，
(吹開甜香的花苞就如驅逐羊羣在空氣裏牧草)
於是漫山遍野都充滿了馨香和生命的色調。
狂野的幽靈呵，你隨處都在飄動，
你是破壞者又是保存者； 誰，呵聽！

一一

你的氣流在變構的天空的騷動之中，
從那天際和海洋結織着的樹枝上搖落下來的
散漫的雲，如同地上凋謝的樹葉般傾瀉着。
雨和電光的使者呀！而散佈在
雲的時鐘的氣浪之表面，

好像從那凶狂的瘋婦頭上所飄起的
閃光的頭髮，以至從漢忽的

地平線的遠境直到高高的天頂，
都是即將到來的暴風雨的繁絲在進行。

你是臨逝之年的歌歌，

而這暮色合攏了的夜，將成爲一座巨大的墳墓，

驅逐着你的繁繁的蒸氣之力，

從那凝固的大氣中

將送出黑色的雨，火和冰雹；

三

你使那蔚藍的地中海從他的夏日之夢里

醒來，它睡在那兒

被它的透明的波浪的環圍催眠了，

它在那閃閃的灣里的一座浮石島近旁，

於睡眠中瞥見那古老的宮殿和塔

在波浪里的更明潔的天空中顫動着；

一切滿生着青蒼的苔蘚，而花

是那嫩輕柔，枯幹它們的時候使人的感官都覺疲勞！

爲了你的過路，大西洋均衡的水力，

那深淵深淵的溝穴，而在那遙遠的淵底之浪花，

和那無汁枝葉的海洋裏的蕪樹，

聽到你的聲音，立刻

因恐懼而變成灰白，

戰抖着並刺落它們自己的生命；

四

假如我是一只你可攜帶的枯死的樹葉，

假如我是一朵能與你同飛的輕快的流雲。

或是一團浪花，喘息在你的威力之下，並分有

那力的推動，而僅僅等於你的自由；

呵，不可制約的力呀！若甚至

我這在我的童年，能做你的

在天空下漫遊着的同伴，

那麼去戰勝你在天上的急行

當不儘似一個幻像——而我也必不會像這樣

痛感到需要，努力向你祈禱着。

呵，帶起我來像一團浪花一只樹葉，一朵雲，

我跌落在人生的荊棘上了，我流血了，

時間的重負已經鎖住了和壓着

一個太和你相似的人——難馴，神速而驕傲。

五

使我做你的琴，就像是那些樹林，

即是我的生命的葉像那樹一樣凋落又有什麼？

而你的有力的和聲之波動

將從這兩者取得一種深沉的秋的聲音，

雖是悲懷而輕柔，將你懷悼的靈魂

做爲我的靈魂，你我同化吧，狂燥的幽靈，

驅逐着我的陳腐的思想散向四方。

像那枯萎的樹葉去促成一個新的誕生，

而藉着詩的咒語

把我的語言傳播到人間，

像從那不滅的爐里吹出的灰燼和火花。

經過我的嘴脣向未醒的大地

吹出真實的號角吧！呵風

若是冬天來了，春還能永遠留在後邊嗎？

近衛兵 (註)

德、海涅
吳伯蕭譯

一天，兩個近衛兵離開了俄羅斯監獄，
踏上了走向法蘭西的歸途，
他們在燈籠里惶惶地垂下了頭，
當他們到了齊魯士邊境的時候。

在那里他們第一次聽到那不幸的故事，
說是法蘭西已經完全滅亡，
雄威的軍隊遭到了覆沒，
人家俘虜了他們仁慈的國王。

聽到了這個可怕的故事，
兩個近衛兵都哭得非常悲痛；
他們一個說：「啊喲！我底傷口
又流血了，並且已被鮮血染紅。」

另一個說：「一切都完了，
和你一起我本死也甘心，
祇是我有妻子在家，我必須照管，
因為沒有我，她們就要遭受艱難。」

「管什麼我底孩子，管什麼我的妻？
已經來的是更沉重的責任；
若是她們餓，就讓他們終生乞食——」

赫爾德林的詩 (註)

奧國S. 支維格著
陳占元譯

一種生來純粹的東西是一個謎。
歌差強能將它揭露出來。

因為你將是在開始時的樣子。

希臘哲學的四種元素，火，水，空氣和土，赫爾德林的(Holdella)的詩得其三，土是不在那裏的，那混濁和沉重的土，土乃是連繫和從屬，是造形和堅硬的象徵。這種詩是吐着傑和在空氣中豎立着的火的女兒，是突進，永恆的上升的象徵；它輕若空氣，是永恆的均衡，是流雲和鳴響的風；它純淨如水，是透明的，種種色彩透過它閃亮着；它時常在動盪中；這是一種五久的呼吸。它的詩句沒有任何滲入土地裏面的根株，任何在日常的現實裏面的捉摸；它們時常敵對地豎起來，與呆笨和不義的地相背；在它們身上有種徘徊的東西，有種不安的東西，有種雲的東西，那些雲飛上太空，時而為興奮之黎明所照耀，時而為憂鬱的暗影所掩蔽；而往往從它們激盪的全體中出預言之燃燒的閃光和雷聲。但它們始終行走在高處，在縹緲的太清裏面，始終遠離地上，知覺的接觸所不可及和單祇感覺才覺察得到的。「他們的精神在歌裏面呼吸着。」赫爾德林論詩人說，而在這種呼吸和這種飄蕩裏面事實溶解為音樂，和火散為燭一樣完全。一切朝高處走去：「精神憑熱力上升」；憑燃燒，蒸發，物質之意念化，感覺進於崇高。根據赫爾德林的解釋，詩永遠是堅牢的和地上的物質溶解，——溶解為精神，——世界在宇宙的精神裏面的崇高化，但永遠不是具體化，客觀的凝結和物質化。哥德爾的詩，即使那最量化的，總保存着一種本質：你感到它一個果子般的味厚，你可以從四方八面去看它，和了解它的種種意義，至於赫爾德林的詩，它，却在空裏面飄蕩了。哥德爾的詩，管它怎樣崇高化了，總保存着體體的熱力的一點遺留，時間和歲月的一片芬芳，大地和命運的一口帶鹽的味兒；在那兒始終有種約翰·羅賓芳，哥德爾的個性的東西，和有種哥德爾的宇宙的東西。反之，赫爾德林的詩却有意除去一切個性；「個體抗拒着那個懷着個體的純粹的精神」，他唯願的然而以一種可理解的方式說。由於這種物體的欠缺，他的詩有一種特殊的詩力；它沒有迴避地安息在它本身上面，但它却像一部賴它的尖進，乃維持着自己的飛越；我們總覺得有種天使般的東西

我底國王正在監獄里感息！

「親愛的弟兄，請答應我這最後的乞求：假若現在我的壽命已是有數的幾天，把我的屍體帶回我秀麗的故國，因為在那裏可以平和地安眠。」

「榮譽國（註二）啊，請把紅色的勳章放在我底胸上，並在我底手里放下我莊嚴的毛筆，還有我底刀在我底拳肩的帶之旁。」

「這樣我會在墓里靜靜地躺着，像一個衛兵守護着部隊，直到我聽到了大砲底轟鳴，和漸漸近來的馬蹄底響聲。」

「那時我底國王將騎馬從我底墓上走過，而明亮的刀光閃閃並要作響；那時我將裝到牙齒從墓里起來，為我底國王念起聖場！」

註一：這是海涅早期作品「年輕的愛戀」集里最好的一首詩，它充滿了法國詩人貝龍熱底精神，是一八一五年寫的。那時海涅還不到十六歲。

註二：拿破崙一世所創設的勳章。

四。有種純粹的，白的，去了性別的，靈浮的，東西，有種一個夢似的走過大地的東西，有種不可稱衡的和在它用有的和極樂的韻調中開放的東西。哥德在地上寫他的詩，而赫爾德林，他，却在地之上寫他的詩；詩在他（像在奴法里示（Novalis）），像在濟慈，像在所有短命的天才）是重力的清除，表現之溶解為音樂，回到元素的流性。

土，沉重和堅硬的，這宇宙的第四個元素，如我在上面已說過的，在赫爾德林的詩的凌空的結構裏面沒有位置，在赫爾德林土始終是卑鄙和惡俗的，——是他努力掙脫它的束縛的敵人，是終古使他想起他的地上的物性的重方。不過土對於那個曉得撥弄它的人也却包藏着一種藝術的靈敏的力量；它把牢固，把輪廓的玲瓏，把熱力和宏輝，把一種神的豐饒，帶給那個能用它的人。用這美赫爾德林的智力上的熱情揉造一種具體的地上的物料的波特萊爾，也許是世間赫爾德林的最完美的抒情上的對稱。他的全部以壓榨而成的詩（赫爾德林的詩則成於一類非物質的伸張）作為精神的造形藝術，與赫爾德林的音樂，在無限之前有着相等的牢固；那些詩的晶瑩的閃爍和力量之純粹不減於赫爾德林的白色的透明性和飄蕩的離和。這兩類的詩遙遙相對，如地之與天，如大理石之與雲霞。但在它們的各個，人生之移易及改變為「藝術的形態」或為透形的形態，或為音樂的形態，則皆登峯造極：在二者之間作為——成於物質化或成於意念化的——時的波蕩的千變萬化者，構成瑰煥的轉變的一種可能性。但這兩種藝術的形式是兩個極端，精神集中的最高點和精神的膨脹的伸張的最高點。

在赫爾德林的詩裏的這種具體的飛昇，——或用他模仿席勒的術語所說的話，「偶然物的否定」，——是多麼完全，客觀的主位是這樣的清除了，往往題目與內容僅有一種模糊和技巧的關係，為明瞭這一點，請一讀「詠萊茵河」，「詠梅茵河」，「詠尼卡河」，那三首歌吧，你會見到景物本身如何也割去了它的個性；尼卡河流入他夢中的亞提克海裏面，繼續希臘的廟堂在梅茵河兩岸輝煌着。詩人固有的生命怒放成一個象徵：賽珊納·葛達（S. Götter）變為狄奧提馬（Diotima）的渺茫的人物，德國變為「神秘的日耳曼尼」，世事變為一夢，世界變為一種神話；在這種抒情的淨化之極，任何地上的痕跡，作者本人的命運的任何灰塵都沒有遺存了。在赫爾德林，事實非如在哥德那裏一樣，改變為詩，事實却詩般地飛昇和蒸發；它們完全離去，不留痕跡，化為雲霞與韻樂。赫爾德林沒有把人生移到詩裏，但是他逃避人生，躲藏在詩裏，好像躲藏在他的生存之最高最深的現實裏面一樣。這種地上的力量，具體的清晰，透形的形態，的缺乏，其結果不僅從赫爾德林的詩割去一切客觀的和物質的性格；文字本身，在赫氏，也不復是一種地上的，味厚和可捉摸的，飽含色彩和可稱衡的東西，的本質，却祇是一

另一英雄之死

英國 Richard Aldington
譯 思 譯

那受着傷悼和哀哭的是誰呢，
那正被做的人所推崇的是誰呢？
是那賜與我們生命和希望的嗎？
是那賜與我們智慧或美麗的嗎？
是那自己捨生救活了他人的人嗎？
這英雄是誰呢？讓我知道，
讓我在吾同胞底憂傷裏分担一份憂傷
和歌聲吾讀讀底花環於一座崇高墳墳上。

這是富有者他終於死去了。
痛擊——爾梅赫絲！（註）——給那挖墓了心
思
曾一意羅掘人世之塵味的以迎頭撞擊吧。
去！像一個叫化，像一個下賤的娼婦
被踐踏於屍屍一切的死屍底腳下。

這是富有者，他會化盡歲月，
化盡一生間所有可愛的白晝和夜曉，
祇是收括，更多地收括，有加無已的收括，
他佔有了，於是牠嫌惡，牠懼怕，

種柔弱的，靈動的，老透光的物質，「文字是一種偉大的多端」，他像他的「舍貝羅」（Hypnon）說，可是帶有一個悔的詩詞，因為赫爾德林的字彙絕對欠缺……為的他不肯從洋溢的口語的河流汲取；他有限於從明淨的水源挑選他的字眼，持以節制和慎重。他的抒情上的寶藏也許僅及席勒的寶藏的十分之一和德及荷德爾的寶藏的百分之一，——哥德，他，以一雙堅決的和沒有矯飾的手，在民衆和公共場所裏面取得他的字眼來增飾他的形式和補充他的意象的儲備。赫爾德林的語言上的源流，不問它的純粹和它的不可言說的濶濶，絕對沒有任何重疊和太其沒有任何變化，任何濃濃緩急。

他本人也雖然於因這種有意的限制和因這樣放棄那可知覺的客觀性而致的危險。「我所欠缺的，不是力量而是輕巧，不是意念而是細微的差異，不是一種長音而是一串補足的短音，不是光明而是暗影，而這個正爲了我過於害怕，那在現實生活裏面的惡俗和卑鄙。」他甯願終身貧乏，他甯願使他的文字滯滯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面，也不欲向一個較雜的世界的語言上的富源作最微小的借用，及因此降低他的神聖的世界的身份。他甯願「不用任何種類的任何裝飾，幾乎完全以宏闊的和音寫作，每一和音做成一體，互相聯結地交替着」，却不欲使抒情的語言有這塵世的語調，因為據他看來，詩不能被認作一件地上的東西，可是該覺得它像一種神聖的贈與。他甯願有流於單調之虞，不欲沾污他的詩的絕對的純潔；立言的純潔在他眼中比豐富還要可貴些。所以，在他那裏，「神的」，「天上的」，「極樂的」，形容辭便重覆不已（非常熱練的加以變化）；彷彿他儘願意容納那些古代使它們變爲神聖不可侵犯和精神使它們高貴了的字眼在他的詩裏面，他推開別的字，這些字在它們的服裝裏面還保留着現時代的氣息，它們因使用它們的人的體熱而依然是熱的，而且它們過度的耗用和流過使它們輪廓模糊了。

正如那個教士單祇穿一件白的和一種顏色的袍子，赫爾德林的詩也在一種莊嚴的，可是沒有裝飾的文字裏面現出來，這種文字應該使他截然分別於詩人中間所有的虛榮的，膚淺的，和不確正的。他蓄意選擇那些朦朧的字眼，那些有暗示性的字眼，那些，有如檀木，在它們四周散佈一種宗教的莊嚴的芳香，散佈有種來自成聖入道的東西，的字眼。他的飄蕩的表現完全缺乏一切客觀的，可捉摸的，具體的，造形的和生理上的，性格；因為赫爾德林從不根據它們的重力，根據它們着色的有力，而選擇字眼，換言之，把它們當作使事物具體化的工具，可是始終根據它們的超昇的力量，它們靈的突進力，把它們當作使我們從卑下的世界識到一個高尚的世界，較到出神的一神聖的「世界裏面」的工具。所有這些悠忽的形容辭：「極樂的」，「天上的」，「神聖的」，這些天使般的和去了性別的字眼，如我所喜歡喊它們的，是像一塊空白

在自滿和恐懼中將自己釘上了十字架，如今他自謂他底威風像一個聾啞瞎目的騙子，他底眼睛又因恐懼而寫迫而眩沉，戰慄於可恥的搖搖欲墜的恐怖中，被虛待者無言的復讐令他肉跳心驚。

這是富有者，鑽弄黑市的猶大。

他爲了五百塊銀幣

出賣了他的伙伴，和生命，

而他自身，自始至終，每天，

以一個個先令買得的祇是一份蒼涼的長權，長權那獲得的又惟恐失去。

現在是一切都完了。

吹奏吧，低音的喇叭！敲響吧，空大鼓！

起來聽一聽看，卑躬屈節的奴才，

巧言奉承的阿諛者，嗚嗚哀哭的食客們，

你們的英雄去了。起來，拿反背的廢棄的

王冢，拉出你們底衣袋來。

而你們，死狗榮耀的憔悴底列隊啊，

伸起來，從你們墳墓的牆何處的行刑裏

讓你們復仇底眼睛裏的猛烈的火燄在深陷的

眼窩裏燃燒，從你們的壽衣裏伸起來看吧，

那裏你們底將軍正在最後的戰慄裏走，

那裏跟隨的乃是先會使你們醒寤的屍屍首。

（註）司天罰之女神

的帆布一層沒有顏色的，像一張帆；但是，正因為它們像一張帆，當它們被積雪的急劇，被興奮的風息，所注滿的時候，它們便膨脹爲一種熱烈的圓形，它們把我們抬得很高。在赫爾德林，一切力量，一切他的力量（我已說過了）單祇來自他的興奮之激情的威力，他高舉所有的東西，——因此也高舉字眼，——到一個區域裏面去，這些東西在那裏有一種特殊的重量，它們在我們縮小了的，震動了的和阻遏了的世兒裏面却祇是一些「響亮的響亮」。就在那裏（在歌的呼吸裏面）這些空虛的和無顏色的字眼，突然獲得一種特別的閃爍；並且，在太清裏面，它們最嚴地現出來和神聖地鳴響着一種離去的意義。

他的最寶貴的魔力，是暗示，是感覺的高揚，可不是明晰。他的詩永遠不要表達事物的場面，可祇要透光（這也是準此在這種詩裏面沒有造形藝術的陰影的理由）：它不要描寫及指出若干地上的現實，但是它要把我們高舉到天上，給我們指出有種種超自然的東西，有種種超越純粹智力的感覺上的東西。所以赫爾德林所有的詩的精髓，是朝高處的突進；它們都發軔於，像赫氏論悲歌所說的，「激發的熱烈中間，那純粹的精神，那純粹的誠懇越過了它的藩籬。」他的頌歌的開始的詩句總是有種短促的，險阻的，急遽的，東西，相像一次船隻的解纜；詩的文字時常要首先脫離流行的和日常的散文以縱身到它的元素裏面去。在「德那裏，他在他的詩的散文（特別是在青年時代的書讀裏面的詩的散文）與他的詩句之間沒有感到任何顯著的變換，在詩的散文與詩之間沒有感到任何停頓；有如那些兩棲動物，他活在兩個世界裏面，活在散文的世界裏面和活在詩的世界裏面，活在肉體裏面一如活在精神裏面。反之，赫爾德林祇能困難地說話，他的散文，在他的書讀裏面，一如在他的文藝作品裏面，一碰到哲學公式便顯露和滑溜；比諸他的詩的敏捷他的散文是笨拙的，他的詩是在他是自然的東西；如波特萊爾的詩中所詠的海鷗，它在雲中翱翔雄志，在地上祇能拙劣的曳着沙兒走路。但當赫爾德林一走到興奮的高處，韻律便從他的嘴唇傾瀉着如一朵火燄；他的話法的板滯漸漸地變爲如火純青的句子；最輝煌的詞法形成詞網，帶着一種發光的和奇異的敏捷；透明如最微妙的本質，如一隻昆蟲的晶瑩的前翼，那「神之歌」使人從它的微弱的和光明的羽翼瞥見太清和它的一片碧色。恰巧是那在別的詩人那裏所最難得的，——靈感之燈籠，確實的歌之不中斷，——在赫爾德林是復自然的東西；在「奄貝克爾」（Emhedocle）裏面，在「希貝里雅」裏面，韻律從不缺乏；在任何頃刻，在任何詩行，他沒有從他立在地之上的地方落下來。在那個完全爲與心所入占的人再沒有散文色彩；詩於他是在日常的散文之旁他生來會說的一種外國語，他也從不把高超的語言混到惡俗的語言裏面去；抒情，興奮，在神來之際，充滿他的存在直至邊沿；「聽到高處裏

約翰慕爾爵士的葬禮

愛爾蘭·C·高爾夫作
孫用譯

聽不到戰鼓，聽不到悲悼的歌，
我們帶了他的遺體回營壘進行；
在我們葬着他的英雄的墳上，
沒有兵士發出永別的槍聲，

我們在深夜的黑暗中葬着他，
用我們的刺刀翻掘着泥土；
乘著驟風欲吐慘淡的月光，
乘著昏沈地點滅了的燈火。

沒有無謂的棺槨盛放他的身體，
也沒有裝殮他的屍衣和葬衣；
他只穿著了他的軍人的外衣，
他是戰士似地躺下了休息。

我們讀著靈柩的幾句祈禱文，
我們不會說出一個悲傷的字；
我們只凝視着那死去了的臉，
我們又痛苦地想着以後的日子。

當我們測着他的寂寞的墓頭，

面」的沉醉，如他多麼珍貴地說的，遠為超越它的受者。後來，他的命運又一個感人的象徵會指出過在他詩更強於精神，詩句自於散文，因為，當他的理性攪亂了的時候，他失掉說話的，用散文，在談話的地上的和普通的語言裏面，表達的能力，但直至最後的時辰韻律仍洪亮的湧上他的腦裏，歌依然在他的動動的嘴唇上面閃亮着。

這種彭炳的特性，這種對於一切散文思想的超脫，這種在最純粹的元素裏面的自由的翱翔，在勃爾德林不是一種原來的機能；他的詩的力量和美似乎那惡魔（那是他的存在的基本力量）使他的意識昏聩的程度而展開。勃爾德林最初寫的詩是不大高明的，那些詩尤其完全缺乏個性。包着內面的深奧的外殼還沒有破裂。那個初入門的人祇是一個「抄襲者」，他的抄襲甚且超出許可的程度，因為他不僅從克萊爾斯督克(Kleist)借來他的詩章的形式和他的智力上的物料。可是他毫無顧慮把從他的導師的歌裏取來的整行整章的詩放進他的詩冊裏面。不久那突屏根神道學院的學生便受到席勒的影響。他所「翻模」破地隸屬於他的席勒，把他拖到他的思想的世界裏面，拖到他古典的氛圍裏面，拖到他的思想的高雅的形式裏面，拖到他的詩章的「動裏面。歌歌迅速變為席勒式的頌歌，諧和的，修潔的，浸潤着神話的，這種歌宏肆而有度的出現。在這兒不僅摹本比美原作，且是它趕過了導師所創造的形式（至少在我，我始終覺得勃爾德林「讀自然」的那首頌歌比席勒詩瑰麗的詩還要美些）。可是一種開始確定的借借的語詞已在這些有固定的形式的詩裏面顯示出勃爾德林個人的韻調；他像帶着把這種音質加強，完全放懷於這種朝高內的突進，於絕對的理想主義，他像帶着去那古代的、限制着的形式。和選取那真正懷古的形式，那不復讓自已被操縱在韻調裏面的自由的和赤裸的形式，而從此勃爾德林的詩便誕生了，那「神來之歌」，那純粹的韻律。

在這個向着他固有的人格走去的過渡的時代，依然有着某種智力上的建築術，它是有如這架飛翔的機器的內部的骨格；詩人，依然不知不覺依賴着希勒的系統化的和推理的物料，為他的從此沒有在韻和在詩的軌範之外出現的，找尋一種內在的穩定；假使大家細心檢驗一下這個時代的詩的話，你便在第一首詩裏面找到一個刻板的方案，找到一種三個部份的劃分，首先為一下飛翔的動作，次之為一下降落的動作，然後為均衡的飄蕩，這便構成一個諧和地展開的三面的和音；主題，反覆，與綜合題。你可以在勃爾德林的許多詩裏面再找到這個「潮濕與潮濕」的方案，勃氏在這些詩裏面時常一到一種唱響的諧和的悠長的句卷；然而在作為勃爾德林的詩之這種空空的飛翔的奇蹟裏面，依然可以清楚地認出那種穩定，一種技術複雜的最後的裝飾。

當我們擱着他的狹窄的牀，
想着：敵人，異國人也許將他踐踏，
我們却已經遠遠地在大海之上！

我們更隨便談論這過去的英靈，
要在他的死灰上將他非難，——
他不會介意，假如他們譏他，
在不列顛人放下他的墳中睡。

我們做了一年這重大的工作，
時鐘已敲着休息的時辰；
我們聽到了遠遠的，敵人的槍炮
胡亂射擊着的，遲鈍的聲響。

我們慢慢地，憂愁地放下了他，
聽了這他的血染的駭名的戰場；
我們不刻一行字，也不立塊碑——
我們讓他自己個人伴着他的榮光。

約翰·塞爾將軍是蘇格蘭人，生於一七六一，以英法之戰，於一八〇九年陣亡於瓦爾那（今西班牙地）。
查爾斯·密爾斯，愛爾蘭的詩人，一七九一年生於杜白林，一八二三年以肺病卒。他的最有名的詩就是這里所譯的短短的一篇，原作發表於一八一七年，並不署名。本篇譯自「世界名書」本的「英詩金庫」。

但是他終於把傳說的這張最後的蛇皮，把系統的，庸動的構造的最後的遺留，遠遠地離他。他認出那宏偉的自由，——真的抒情的韻律裏面純熟和無拘無束地出現的呼吸，而且貝丁納（Butter）留下的記述，雖然往往不盡不實，在辛克萊（Sinclair）下面的故事裏面，丁納轉錄赫爾德林的話是嚴格地轉錄的：「精神祇在韻律裏面激出來，韻律祇隨從一個他的精神成爲生動的的人。那個爲詩（就這個字的神聖的意義說的）而生的人，應該認無限的精神爲唯一的法則，他應該爲這法則捨棄一切的法則；該成全的不是我的意志，而是你的意志。」

頭一次，赫爾德林在他的詩裏面掙脫了理性主義的理性，他委身於原始的力量。自從從法則解脫身來和完全融會於韻律的純粹以來，那超越之感覺在他的詩句裏面翻騰着和展開他的韻律的豐富，就在此時始從他的存在的深處和從他的文字裏面翻騰出赫爾德林個人的別出的音樂，發出那種韻律，發出這種混亂的和野蠻的力量，這力量却是他身上所有最密切的東西，而且他論這力量說：「一切東西都是一種韻律；人的整個命運是一種天上的韻律，一如凡藝術品都是一種有一無二的韻律」。建築術的規則不見了，而赫爾德林的詩只表達它固有的韻律；在全那德國抒情詩裏面，可以說沒有詩像赫爾德林的詩寄託於韻律之多的，在赫爾德林的詩裏面色彩祇成爲一件透明的，過光的，和圓融的東西。赫爾德林的詩實在再也沒有本質的或物質的東西了；在這種詩裏面再沒有什麼東西使人想起庸動的用錘，用錐，用鉸，打成的藝術上的構造了；但有一種空空的，天使般的，和如浮雲之無拘無束的，東西，有一種自然的，絕對地無可比擬的元素，在這些在音樂裏面，在知覺的領域之外，誰和地搖曳着。赫爾德林的韻調，像清越的韻調，和往往像魏爾倫的韻調，是從半山的夢借過來的，它沒有我們的世界的任何東西；它的特殊的性格是在一切可捉摸的接觸之上，而它的奇異，是一種非物質的搖曳。因此他的詩有那麼少的可以由譯文予以隔離和傳遞的客觀的和完全的物質，庸動的詩可以逐字逐句，和哥德大部份的詩可以把它們的神髓，被搬到外國文字裏面，赫爾德林的詩却完全拒絕任何的移植，因爲，即使在德文的懷抱裏面，它也置身於可知覺的表現的領域之外。它的最大的秘密，是魔力；它在德文裏面是有如一種獨一無二的，不能模擬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成就。

這種赫爾德林韻律，比仿說，像懷特曼的韻律，一點也不穩定（赫爾德林，以他的具有流質的語言之豐富，往往似懷特曼）。懷特曼從開始寫詩時起，已換到了適合他的韻律，適合他的詩式，的音節；其後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和四十年間，這種韻律的呼吸，維持在他全部的作品裏面。反之，在赫爾德林，詞語的韻律繼續改變，加強，增大；詞語始終成爲更宏闊，更響亮，更自由，更急促，更顫動，更原始，和更激盪。它始而像一泓清溪，溫柔而啾啾如

工廠

保·M·施水譯

響亮的煙突敲着磨磨的鉛，
 常常，而懶的
 那工廠靜靜地站在我們面前。
 它是我們那裏，
 屠殺在它那裏等待——
 我們這黃金的神底奴隸！

它底肌肉是從礦石，冷機裏鍊成的。
 生活裏顯不了它，沒有快樂把它摧換。
 雖然它吞進多少個生命，
 而不變的仍是那麻木的嘔吐。
 沒有時候它是飽滿的，
 從它，更沒有那一個得救過。

死，多末些個苦痛，多末些個被搗碎的心，
 在工廠底變奏的喧嘩裏，
 那唉嘆地苦澀變為沉寂了！
 在那裏，那被熱度餓子急迫地把他們磨碎，
 使用着油膏——人底底血，
 再地再地着，塗抹着自己。

永遠無助的訴苦與呼喊，
 喚起了它底溫暖的感覺，
 因而那工廠底心，上帝抽掉了。
 而工廠仍將吞嚼着奴隸，絞殺在屠殺裏，
 直到那最後——
 那時光底紫雲把它焚燒起！

一曲清動的樂，它終而漸漸地咆哮着奔騰着如山中的激瀉。而這種解放，不從知有任何
 法則的韻律的這種全能和這種音樂，它的洋溢和它的奔騰，以一種有韻部在尼采身上發生過
 神祕的詩，與精神的激發，與性的急噴，同時奔騰。韻律在赫爾德林那裏增加着他的自由
 存在和漫溢他身上的一切的力的水流，赫爾德林好險底是替本人的屍體，潛泳於他的詩的
 喧嘩的汪洋之上。

這種向自由的進發，這種解放，這種韻律的定體（以真實和智力上的秩序為代價）在赫爾
 德林的詩裏則分為數階段得到實現，首先，他把韻律，這件古希臘的作題的繃子——這這
 拋離他，次之，他把他那漸趨嚴密，這件對於他的作題的呼吸的胸都過於狹小的服裝。現在，像
 一件古代的作品，赫爾德林的詩展開全部它的韻律的衣，而且，有如一個希臘的舞者，它朝
 着無限走去。對於那韻律的詩人，所有傳統的形式都逐漸成為過於狹小，所有深度成為過於
 膚淺，所有字眼過於晦澀，所有韻律過於笨重；那這打於的建築物的，齊，其始是古典的。現
 在拉緊至於成爲門限後又破裂了；思想在喚起的意欲中間愈飛愈急，愈飛愈急有力和愈
 澎湃；同時韻律的呼吸也愈來愈深刻和愈充沛，而一些具有一種空偉的大膽的詞法句法在一個
 句子裏往往能經着一兩的詩章；詩，成一些純粹的歌，一些隨處隨處，一種保護的靜觀，
 一次英勇的宣告。在赫爾德林，宇宙之變化化爲詩的開始了，俄的整個存在在被吸收了。歐洲，
 亞洲，日耳曼，從他的精神生出來的多境升起來，像一些從不可置信的遠方的深處飛來而響徹
 ；一些有魔力的招喚年動人的即興詩裏面把附近的天涯和無限的天涯，把夢和現實，連在一起。
 世界在他身上完全喪失了。一雙新的眼像一隻瞎了的，他在這個時代寫道，「國歌的高
 尚的純粹的款款是屬於的東亞」。如是一新的詩人句法猛烈地在他的洋濤的感裏面開一條
 路。雖然詩的開始了；詩的開始了；詩的開始了；詩的開始了；詩的開始了；詩的開始了；詩的開始了；
 再是詩了，却走一種爲詩人而詩，一種神祕的詩。由於一種奇異的現象，這偉大的
 赫爾德林的青年與奮成爲一種狂亂的醉，一種神祕的醉。由於一種奇異的現象，這偉大的
 詩人却所有這狂亂的醉；它們的醉，它們的醉，它們的醉，它們的醉，它們的醉，它們的醉，它們的醉，
 元素。正則，祇能從天外的地；一首詩是一條船，它，乘船了，唱着歌，唱着歌，唱着歌，
 去。最後，赫爾德林的詩變爲多麼地它，它，它，它，它，它，它，它，它，它，它，它，它，它，它，
 它再也沒有任何感，它成爲「這多麼的狂言的森林的音樂」。它，它，它，它，它，它，它，它，
 酒神般狂地神祕的和沒有法。

詩人和的，二者到了最後的以後，到了它們的力氣的，的衰弱，忘失，無感與面。
 赫爾德林的詩，迷惑和亂到沒有在他的詩裏面有了，又對詩的詩的黃昏的混沌裏面
 滅了。凡地上的，個人的或個的沉埋於這種詩人的自我毀滅裏面；糾去了一切本質，全部
 成爲一種神祕的音樂，他的最後的詩回到原來的太清去。
 註：這篇文章是從威威格著的一册「赫爾德林」譯出來的，它是其中的一章。

民衆的號手

原·貝爾齊可夫作
陳 原譯

——達拉斯，雪夫曼珂（一八一四——一八六一）——

烏克蘭人民的偉大革命詩人，達拉斯·雪夫曼珂，他在高加索（一八四五年作）一詩中，描寫了普羅米修士的受難。對於雪夫曼珂，這普羅米修士的形象有着一種社會的意義：那就是在被囚禁了但至今還存在的，沙皇專制所剝奪烏克蘭及其他人民的自由底象徵。詩人雪夫曼珂通過了神經上的普羅米修士，把他的信仰，貫注在大衆的不可戰勝的力量上面。

作爲一個烏克蘭民族解放運動的不屈鬥士，雪夫曼珂在他的詩篇中表示了對於同樣在沙皇壓迫下的俄羅斯以及其他友愛的民族底最深刻的同情。他反對大民族主義，他把沙皇專制所加在官做地主的羈絆之下的烏克蘭及其他民族公衆的敵人。

在「高加索」一詩中，雪夫曼珂把沙皇俄羅斯描寫成俄國各民族的監獄：

在這無邊的疆土上盡是監牢，

從庫爾達尼亞一直到芬蘭，

說着種種語言的人民一聲也不響……

值得注意的是：車爾尼雪夫斯基——俄國十九世紀偉大的批評家和民主運動者——在他的「民族問題才」（一八一六）這篇論文裏，表面上說的是卡里西亞，（爲了避免檢查官的

注目）而其實是說俄羅斯的，他把雪夫曼珂這首詩詞上所幾句引了出來，好讓讀者明白他的暗示，同時藉此描繪出當時俄羅斯的政治生活來。

雪夫曼珂不但呼喚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人民參加反沙皇的革命鬥爭；同時他也號召捷克的人民參加這鬥爭：

英勇地戰鬥！而你就將犧牲！

上帝要保護你的靈魂，

你有真理，你有榮光，

自由黨會站在你這一方。

在同一詩篇中，我們看到這詩人也對沙皇的征服政策提出抗議。雪夫曼珂正追隨着普希金的傳統，有如萊芒托夫和波里扎耶夫似的，爲反抗沙皇的殖民地企圖而鬥爭……

烏克蘭的布爾喬亞。民族主義者老是想證明雪夫曼珂違反民族主義者，然而事實證明其反。

一八四六年，雪夫曼珂公開地爲種族猶太人和他們的殘酷而論爭，有一次他偶然旅行到尼城來。途中馬車停下來換馬。那是夜裏，剛巧附近一條橋失了火，一間可憐的小茅棚，那是一個猶太人的家，正在燃燒。救火的大抵都是猶太人。雪夫曼珂到這這屋之後，他立即飛

跑到火坑去。他幫着那可憐的猶太人搬運那可憐的家私什物；火熄之後，雪夫曼珂向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住民作了一個演講，因爲他們似乎並不熱心於援助一個猶太人的事件。雪夫曼珂熱烈地斥責他們，說他們沒有感情。他告訴他們：「當一個人正在缺乏些什麼而在痛苦的當兒，無論他信什麼教，無論他是那一種民族，都是我們的弟兄。」

達拉斯·雪夫曼珂反對大民族主義；他對於西歐展開民族獨立戰爭的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

捷克人民在十五世紀爲自由獨立反抗日耳曼人和天主教梵蒂岡的統治計劃而鬥爭，敲醒了雪夫曼珂的心弦的深處。

一九三九年，誰都帶着恐懼，看見德國法西斯掠奪捷克和剝奪捷克人民的權利時，誰都會想起十五世紀日耳曼人侵入捷克的景況；那會經被雪夫曼珂描寫在「約翰·赫斯」一詩裏面：

……一大羣動靜公爵和伯爵
像一羣蝗虫的雲烟，
帶着管帶着獵犬，

帶着先鋒帶着喇叭手，
擁塞在田野和路邊。

雪夫曼珂歌頌捷克人民的勇敢和英雄，對於那為人民的事業而奮鬥的約翰·勃斯還給以動人的同情的描寫，對於勃斯的人民的敵人給予可憎的詛咒：

看呵，在濁血的屠殺者之前，
真理已經不見。

新的榮譽自由與光輝，
盡都被強姦。

人們帶着腳鍊，在呻吟，
看着國土在凋零，
却不知有誰能幫助他們
他們帶着統一的意志，
他們帶着破碎的腳鍊——
永無休息地在戰鬥——
他們全都為自由
為搶去的土地而搏鬥。

歷史的題材，在雪夫曼珂的詩篇中，得到天才的革命的意義。他的「約翰·勃斯」包含着人民反抗奴役者的革命鬥爭的意義。據他的同時代人說，這首詩是對於十九世紀上半期意大利的暴動的「一個回聲」。

(下轉第73頁)

德國流亡作家詩抄

居甫譯

「判決」 聖克

暴君劍子手靠近斷頭台：
從死囚口上穿破清晨
剪開一聲最後的叫喊：
幹嗎？可是沒有人說：因為……

原來沒有誰提得起勇氣，
監刑官低頭走向斷頭台，
感覺到給打個正着，動作得越
快，

血泊中於是有了贊詞湧起……
可是…… 佛勃克

付末地方沒有大森林，
山谷以及波蕩的田畝，
以及海水連天向下沉——
可是只一個地方，歸它受苦。

有幾條就有沉重的時間，
國難的沉重和沉重的苦辛。
這種時間是來回無數遍——

可是只一個時間，為它我打顫。

渴念作弄着我的心緒，
還有面孔也咄咄逼人——
可是只有這一場災難是屬於
我自己，正如我給它賣了身。

兄弟姊妹在大地的內圍——
在你們中間我誕生——
可是從我胃血的嚼嚼
形成一片向明天的獨自的呼聲。

呼聲湧上你們的，而對面
却靜着—— 落魂的颶風。
德國。

有一隻雲雀向青天
昂然衝破昏眩的高空。

一隻船駛往德國

荷爾特

夜是曠遠，海來來海風
我癡着，睡不着，身在他鄉。

什末紐帶也不會跟它扣上，
它讓我孤單。與陌生人相同。

聽上我耳朵是一陣低沉壯烈的雷
響。
一隻大船在開出鄰近的港口，
像是野獸出籠，沉重的長嘯，
我道斷它的力氣，幾秒鐘久長

於是我的心飄着飄浮大海，
我的心夢着故鄉，遠遠的彼岸，
還從不相識的人們聽到呼喚，
奔竄門爭為了我人民精神 and 氣派

朝着這目標我們同樣在搏鬥，
你們在敵地，我們，我們在流
亡；
你的兒女們呀，德國，還苦愛你
的心腸
當懷鄉病的沒有星星的深宵——

他們會歸來！只要供饋飯一盞，
為我們叫船起錨船開行，
向自由的故鄉定一條航程，
解消這些年頭將好比齊消了一天

論「歐根·奧尼金」

A. 古爾斯基
莊澤宣譯

「歐根·奧尼金無疑地是普式庚作品最重要的一部。普式庚在寫這部詩的時候就已覺得這是他的「佳作」了。他在二二四年和一二五年間的何扎中曾寫過這樣的話。

普式庚心裏想以及動筆寫他「詩的小說」的時候，才約莫二十四歲年紀。在寫作「歐根·奧尼金」的這幾年，這位大詩人的成就極大。一條分界線穿過一個時期，這條分界線在普式庚世界觀的發展上有着極大的影響。這條分界線便是被沙皇的砲火所震動了的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十二月黨暴動。跟着普式庚世界觀的轉變，在他作品一般的風格和情調上也起了一個變化。「歐根·奧尼金」的前幾章，正如普式庚自己所承認的，「帶有「羅斯蘭·羅德密爾」作者初期作品之輕快特質的痕跡」。但是這小說最後却是以悲憤淒涼的詩句哀悼那曾經生活過來的生活作為結束。

普式庚從他寫「歐根·奧尼金」之始就說過這部作品是「詩的小說」。但是這詩的特徵並沒有一下子就形成。普式庚寫他自己第一次見到他的奧尼金和達爾西那道：

「在還未正確的精品之前
會有一個自由的羅曼斯的情懷

顯現在我迷醉的視野裏。」

他在二二四年的一封信裏寫道：「我正在寫着幾部純潔的羅曼斯詩的詩，並且在研讀純粹的無神論」。但是在「歐根·奧尼金」第一章初版的序言裏（一八二五年）他稱這詩為「一篇諷刺的小說」。

普式庚尖銳的諷刺的描寫——交錯着羅曼斯和抒情的穿插，他的朋友們從中認出了詩人「本來的面目，他那決定的方法——限着故事

的進行變成了那時候俄國生活之寫實主義的圖畫。普式庚自己是很滿意他轉向「弗蘭西西派」（註一）的。

在「歐根·奧尼金」裏，我們見到很多因襲的文學場面，很多舊俗的詩歌體裁。普式庚自己強調他和拜倫的接近。他自覺地從他的前輩和同代人承受某種詩的定義。但是「歐根·奧尼金」的基礎却是那時期的俄國的實際生活。普式庚當時最有名的人物都了解這一點。一八二八年詩人巴拉廷斯基（Baratynsky）論「歐根·奧尼金」道：「……新舊俄羅斯，它所有過去盛衰中的生活……都在你的眼前了」。偉大的批評家白林斯基在「歐根·奧尼金」裏看到了俄國社會發展最有興趣的一個階段之詩的描寫。

「歐根·奧尼金」的本事發生於一八二〇年代。男主角奧尼金在出身上，教育上，生活方式上說起來是屬於「高等社會」，屬於俄國貴族之中堅的。普式庚在他這部小說的頭幾行用最辛辣的措辭來敘述這個「高等社會」。但是普式庚稱奧尼金為他的「好朋友」。這倒是很意味的事。奧尼金不但是這位俄國大詩人同時代的人；他主要的普式庚的階級，他的社會，他的環境中之一人。那末為什麼詩人說他是一個「奇怪的伙伴」呢？

因為普式庚自己比他所出身的那個環境生長得快。他像一個強大的巨人獨立在他的環境裏，在他當時的俄國社會裏。在「歐根·奧尼金」裏他置於自己面前的藝術的課題是創造一幅他當時的圖畫。同時普式庚也想描寫這位時常跟隨着他的「奇怪的伙伴」。

奧尼金的形象並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奧尼金，「這快樂嬉遊的孩子」，最初不過是只是「高等社會」的一個嬰兒——它典型的代表，

完全與它血乳相融。一八二五年A員士吐樂大(Donizetti)寫信給普式庚談到奧尼金道：「……這是在實際生活中遇過幾千次的一個人物，因為冷淡，厭世，和古怪現在都裝飾起桌上的擺設來了。」奧尼金的教育，他的生活之全部方式都是像那一個集團的人的異類。

詩人進一步研究他的男主角的時候，他提出了相等的階級。奧尼金的懷疑和冷淡主要是基於他個人的。它們沒有超出日常生活的範圍以外。但是普式庚起初有一個企圖，想把這些範圍擴大，把這懷疑提高為一種世界觀，他使奧尼金舉起來。

「……那正義和法律，
道德，祖國之愛——這一切
不過是俗套的訪語。」

我們在普式庚的原稿里看到這幾行詩。他沒有將它們放進印出來的原稿裏——好像他感到它們會使得奧尼金似乎太有見識了似的。可是，你只舉起一棟奧尼金圖書館的書目，就能了解普式庚的男主角和歐洲思潮的步驟是一致的了。

懷疑進入了達維亞斯的心，她被這問題苦惱着：奧尼金不是

「一個穿着哈維特(註二)外衣的俄國人，
一個可鄙的禿頭，外洋的裝相，

但是有着新的見解，

一部勢利和時髦的辭書，

或者是一首打油詩嗎？」

但達維亞斯卻沒有找到這問題的答案。

她實際答出這問題

而且找到那個謎底嗎？」

奧尼金變成了一首打油詩的話，那個禿頭了。你可以判斷，

奧尼金在他那集團裏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遇過的人對他的語言和

嘲笑都印這事實說明了

「那不過是庸材

我們的防諷却是機，而且並不奇怪。」

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想起同一環境裏的另一個不平常的人物，與奧尼金同時代的藝術家，格利波也多夫不朽的喜劇「聰明談」裏的男主角。無疑的，普式庚在寫「歐根·奧尼金」的時候，心裏在想格利波也多夫底人物的(普式庚在一八二五年一月讀「聰明談」)。「這便是奧論呀！」我們不但看到一句格利波也多夫的句子「這便是奧論呀！」我們不但看到一句格利波也多夫的句子「這便是奧論呀！」我們不但看到一句格利波也多夫的句子「這便是奧論呀！」

「這便是奧論呀！」我們不但看到一句格利波也多夫的句子「這便是奧論呀！」我們不但看到一句格利波也多夫的句子「這便是奧論呀！」

「這便是奧論呀！」我們不但看到一句格利波也多夫的句子「這便是奧論呀！」我們不但看到一句格利波也多夫的句子「這便是奧論呀！」

「這便是奧論呀！」我們不但看到一句格利波也多夫的句子「這便是奧論呀！」我們不但看到一句格利波也多夫的句子「這便是奧論呀！」

伴養他的老婆，那肥碩的奴才，

矮胖的普斯特雅科夫，笨重地舉着步，

這兒來了格伏茲丁，一個頭等的戲天，

他的農民們過着乞丐似的生活；

那一對斯托丁林，像仙人似的白髮蒼蒼，

後面跟着從兩歲到三十

各種年齡的兒孩一大行；

這兒是彼吐希科夫，一個鄉下的梳粉；

我的表兄，睡眼朦朧的布亞諾夫，

頭髮下面帶着個假面小帽，

(我準知道你知道這少年)；

那肥肥的瓦羅瓦，弗立亞諾夫，

一個饒舌家，貪食者，村漢和騙子，

像喜歡豬肉一樣，他喜歡賄賂。

但是奧尼金並不是藝術家，藝術家有公益心的氣質和他不同，然而儘管奧尼金不像藝術家，他却和藝術家一樣地覺得煩惱，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誠然，這一點並不是一下子顯現的。奧尼金的個性是跟着小說的發展而成長的。

這小說一開始，在第一卷裏，普式庚就稱奧尼金爲「第二個卡達也夫」。但是他這樣稱呼他只是揶揄，因爲奧尼金與這位後來變成他那時代最進步的俄國人之一的卡達也夫之間的相似之處，純粹是表面的：奧尼金不過裝扮得像卡達也夫罷了。奧尼金可「不和時代爭口角」像卡達也夫那樣，像察特斯基那樣，奧尼金對他周遭污濁的空氣乃是一種懷疑的冷淡，但這種冷淡却不能經常地挽救他。

「於是他不安起來而且決定他必須換一種環境。」

像察特斯基一樣，奧尼金飄泊不定，心裏總是帶着同一個憂鬱。

「啊，像吐那的議員，

我可不是睡在床上嗎？」

當一個危難之際，如詩人所說「對他顯出曙光的時候，我們就和奧尼金分手了，我們不知道他以後的命運。然而最初普式庚是想把他主角的故事繼續下去的。

這部小說還有一章（第十章）被普式庚焚去了。剩下的只有這一章的一些殘頁，是屬於特別的密碼的。一九二〇年才由一位研究普式庚的學者P.O.莫魯佐夫（Morozov）譯解出來。這些殘頁有很大的價值。它們表示出這套去同一章充滿了社會和政治性質的內容。

這小說的全篇裏散佈着許多政治的暗諷；但是這些只是暗諷而已，因爲甚至普式庚敘述維希亞娜和奧尼金的母親知道

「如何專制地

來處理一個人的婚姻……」

這套行詩，沙皇的檢察官也禁止了。

在「奧尼金」的第十章裏，普式庚聲明這套呼出事物的名稱。這裏便是他描寫維希亞娜大第一的一例：

「一個懦弱，但是狡猾的統治者，

一個不中用的花花公子，苦人的仇敵，

却意外地被上帝加了冕。」

這第十章，似乎是自一八一二年的戰爭到十二月暴動這重大事件的一部編年史。我們不知道奧尼金在這些事件中扮演着何等的角色，但是就是這小說裏的十二月黨人的記載已經相當地擴大了它社會的背景了。

奧尼金底社會的和政治的活動，即在主要的本文凡所見到的普式庚是用一種諷刺的筆調寫的。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貴族地主扮演着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角色：

「他用輕微的姿役稅

代替了稅役……」

奧尼金的不好活動，他在日間的及公共的生活里的冷淡，使事情過程中任何有意志力的衝突，不能發生。普式庚使他的主角非常之像他當時歐洲文學作品中的人物。

「小說的每一頁上

展覽着現今的時代

揚着現代人的真精神：

一個枯燥的，冷酷而空虛的動物，

不關心別人的歡樂與痛苦，

耽溺於無窮的幻夢中，

他悲苦的心情找不到興味

他就永遠不會甘心。」

但是，同時普式庚說他是他男主角的朋友，說奧尼金也有些優點使他高興。奧尼金底「冷酷而憤憤」的靈魂有時也喚起真正的友誼和同情之感，但是奧尼金就沒有被注定了成就什麼事。奧林斯基寫道：「這種富於天賦資質的才能，一直是無用的，他的生活是無意義的……」這位民主主義者及批評家在社會條件裏找到這個緣由。奧林斯基以爲奧尼金「一定是個利己主義者……」他寫道：「這裏有着命運，這命運就包含在生活的現實裏面。」

普式庚將他的「青衫的伙伴」對照着維希亞娜，他稱她爲「真正

的理想。」達蒂亞娜，奧尼金的直接對照，乃是天賦誠實之人格化，她的情感是堅強而直接的，普式庚想在達蒂亞娜的性格裏強調與人民的某種親近，——當然是一種傳統的親近，就這名字——達蒂亞娜——在普式庚當時的人聽來已經是一種「寒酸」的音調了。

達蒂亞娜精神上美的本質是什麼呢？她性格的長處，其根源是什麼呢？達蒂亞娜，像柯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裏的納達波夫斯瓦一一樣是經過一度改變了她全部心理的變化的。社會環境將達蒂亞娜改變成爲個上流社會的貴婦人，一個「合乎禮儀」的模範。達蒂亞娜墮入了虛偽的，習俗的「社會」這類的掌握之中，這道德是極端不相調和的人結婚「禮儀」所崇拜的。

「但我已嫁了別人

我將忠於他一生。」

達蒂亞娜的長處當然不是在於她對偽善的私有道德之「忠誠」。杜思達益夫斯基，一八八〇年在莫斯科普式庚與柯爾斯泰典禮上的演講却盛讚達蒂亞娜所受的苦痛的重荷，盛讚他自己所稱揚的那種奴隸的溫順，說這是俄國人民基本的特點。

崇拜那溫順的忍受苦難，這和普式庚毫無共同之點，因爲他萬無替以奴隸制度作辯護之理。達蒂亞娜的長處並非在於她的「溫順」而是在於她感情的真誠和純潔；正如白林斯基所說，她的長處是在「天賦與忠實的配合」之中，是在她性情的「坦率」之中。普式庚拿來和奧尼金那種傲慢的，無益的懷疑的個人主義作對照的正是這種「坦率」。奧尼金只知道一種的貫徹一致——冷淡的貫徹一致。達蒂亞娜拒絕了奧尼金的愛。對於這「多餘的人」，奧尼金的交際的卑下，普式庚理想中的歷史報應，就具現在達蒂亞娜這種單純的人類的果斷中。

在普式庚對南斯基的描寫裏，我們最先是見到諷刺的筆調。但是這種理解無疑地是片面的。我們不能忽視這個事實，即萊芒托夫在他傳普式庚之外的一首詩裏把這位毀於決鬥的詩人底命運比做這個南斯基。「這不同名但是可憐的詩人，」底命運。

南斯基是個浪漫主義者，而且單單這一點就足以判斷普式庚對他的態度了。普式庚帶着諷刺的口吻提到他底浪漫之流霧的模糊，和他底無根據。但同時普式庚可說是概括了他自己過去不久的浪漫主義，並且謙虛地表示了它較好的方面。

這些南斯基們，在他們往後的歷史發展中却墮落了。一八四〇年代白林斯基嘲笑他那時代的南斯基們，在他們中間他正確地看到「一切進步的敵人……他們永遠偏執於自省，而且幻想他們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他們不慌不忙地注視着他們週邊世界一切事情的進行，而且不斷地重複着說幸福在我們的心中，而我們的靈魂必須企求天國的夢幻，不必想人世的榮華，那人世只見到飢饉與貧困……」

普式庚的南斯基總算沒有超過他自己的壽命。他別有別於一般「愚笨的社會」——還有它「少不更事的愚人」或者如普式庚在什麼地方稱他們爲「鬼魂的愚人」——之背的羅曼蒂克的真誠，使我們對他發生好感。在普式庚的一代，南斯基的命運可以自成一類的模式：普式庚在許多其他可能之中也預見了這個機會：

「像拉萊頓也夫一樣地被絞死」。

南斯基底「愛自由的夢」是普式庚覺得特別可笑的。

普式庚時時地使南斯基說出他最內心的思想。南斯基相信。

「……有些人是命中注定

要把珍貴的友誼犧牲

這種高尚不朽的人物

將把我們向一個光榮世界引進，

於是那時難以形容的燦爛的光輝

將把我們的時代照得通明。

這些關於光明——即人道主義——之最後勝利的新句，對於蘇聯的公民們有着特別深刻的意義。

「歌根·奧尼金」的人民——照普式庚的詩來說——是「沉默的」。是這位大詩人在他的詩裏却使我們記得那東縛在農奴制度下

的人民是「被奴役的」。這話語是和普式庚的「鄉村」(一八一—九九年) 里重複的詩句相一致的：

「那兒在一個蠻橫主人的統治下，
憔悴的奴隸們衰枯了。」

普式庚在「歐根·奧尼金」裏詳細地描寫「窮困的農民。」他敘述一個農民所舉行的可憐的「祭典」，他的老馬「在顛簸顛簸地走着路」。詩人又敘一種農奴的女兒，在採摘果子的時候被逼迫着唱歌——

「那兒姑娘們唱着歌，
為的是不致叫果園老闆們上當，
她們不敢停下歌聲不唱：

因為她們唱着，才不能偷吃果子呀。」
主人的獵狗在等着這些女孩子們。地主拉列那也時常「兇惡地打她的婢女」。

普式庚在「歐根·奧尼金」裏並不直接地描寫平民，只有連帶亞細亞的保姆和奧尼金的官家的是例外。然而就「歐根·奧尼金」裏寫「平民」的篇章而論，普式庚仍是不錯的。在他所描寫的「下等性格」裏有着通俗的氣息。「農奴孩子的」雪橇和馬車夫的羊皮襖那有機地交織在普式庚的風景裏了。

我們隨處都可見到人民命運的歷史回憶。在「奧尼金的旅行」裏，詩人敘述那個 *Belina* (伏爾加的農夫)，他用一種悲哀的聲調唱道：

「舊時斯丹卡·拉辛
流了多少血染紅了伏爾加的波濤呀！」

當然，「歐根·奧尼金」裏的民間主題並沒有被普式庚直接說到平民的那些詩句說盡。這些主題在這部小說中是間接地被表現着。將它們的色彩給了這小說的全部畫像，透入了它全部的藝術結構，它詩的語言。白林斯基說「奧尼金」可以稱爲一部俄國生活的大辭書。

普式庚許多最內在的思想都在「歐根·奧尼金」裏表現了出來。這裏也反映着詩人的痛心，他在當時俄國生活的掌握中窒息着。正如他在「一八二四年的一封信中」所說：「神聖的俄羅斯在變成不能忍受的了！」

馬克思，爲着能讀原文的俄國文學會學俄文，他非常讚頌普式庚。他不但「歐根·奧尼金」，而且在他有名的著作「哲學之貧困」裏還引用過普式庚這部小說中有名的詩句。昂格斯在他「一八九二年寫給俄國第一個翻譯「資本論」的H·丹萊生Dantsoo的一封信裏也會引用過這些詩句。

註釋：

(註一)弗蘭西派(French school)十六七世紀詩極盛之Flanders繪畫之一派。

(註二)哈羅特(Harold)是拜倫的作品「哈羅特公子巡遊記」裏的主角。

一九四一·十·十九譯

本社爲五年來全國新詩出版 物展覽會徵集展覽品啓事

從我們發出消息以後，承各地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們，源源寄來通地各種鉛印，油印等之出版物，不下數百種，除正在編目審劃展出外，謹此先表謝意。惟尚有許多遺地出版的書刊，一時不及搜羅完備，祈祇得將展覽會開幕日期改在四月中旬連續三天了。我們希望在這籌備期間內能收到更多的展覽品！尤其是敵後的。朋友們，請幫助這一工作的完成吧，請割愛你們珍藏的新詩出版物以暫借或捐給大會的方便吧，我們期望若。(請參閱本刊第七期廣告)

普式庚詩五首

我爲自己豎起一座豐碑 唯楚譯

我爲自己豎起一座不是手邊的石碑；
一條要爲人類的腳所行走的道路；
亞力山大的槍柄沒有像我的柱石那樣雄偉
牠驕傲地昂起光輝的頭顱。

我並不完全死去——我的不朽與無形的精神
將在我的詩琴中永遠留傳——
我不會被人遺忘只要在天地下
還有一個詩人存在。

我的名字將橫掃過遼闊的俄羅斯
所有的人民將請起這個名字，牠的光輝
將普照傲慢的斯拉夫人，芬蘭人，通古斯人，
和喀拉墨克平原的騎者。

我將受到愛戴，人民將永遠記住
我所激起的和音的思想——我的音樂的主舞爐
的主冠

我在這殘暴的時代怎樣領受自由，
怎樣爲愛國的人們帶來慈悲。

啊！詩神，你向來那樣，如今服從於上帝的命

令，

不要怕侮辱，對於讚美或是毀謗不要動心，
也不必要求報酬，只要歌唱，可是你得聰明，
碰到一個蠢貨你要沉靜。

詩人

裴焚蕙譯

現在請勿苛求詩人底
神聖的供奉於阿婆羅之前
爲焦慮其漠的世界
他灰心透不出一口氣
壓斃了他底神聖的琴絃
靈魂試驗着冰冷的步
并且呵

在世界上最純真的孩子國裏
也許——他顯得更純真
也只有上帝底話語
觸動着敏感的耳朵
詩人底靈魂呵
如初醒的寒風

他沈寢於荒涼的世界
躲閃了人們底眼睛
對於國家底偶像底面前
絕不低下他神聖的頭顱

他原始的影隨終

在人烟稠密的充滿着聲音

與洶湧的波濤的海岸

走向遼闊的懸崖的森林……

再見！多情的櫟木林

裴焚蕙譯

再見！多情的櫟木林
再見！田野底快樂的世界
往昔的日子快樂的輕翼
是如此的管他呵
再見，德里格朗那
那兒

快樂幾次來到我底心門
在齊食了你底甜美
而永遠的告別呀
從你兒我取得回憶
請把這顆心留交給你
也許（甜蜜的幻夢）
我要重來田野

來到菩提樹底蔭裏
在德里格朗那丘陵底山脊
一個真與美，快樂的
與友情的自由底崇拜者呵……

戀歌

奚普譯

啊，美麗的德利娜，
你能知道那個無邊的地方？
那裏早就閃爍着火亮的
金色燦燦的星光。
月亮的週圍，寂靜無聲，
顯出她睡眠中的臉孔，——
是你最後有信用的勇敢的保護人。

這時影裏的幻想啊，
穿過神秘的叢林，
跟隨燦亮的小溪，流向草場。
小鳥歡喜而又甜蜜地請求，
讓我們走向夢的叢林。
月光護佑我們——緩行。

我們在靜夜裏行走
幸福的感觉，落在我們的身上享受
明朗的金星偷聽我們的氣息
時間隨風飛逝！
我變的頹，熱火熾熱。
啊，來吧，德利娜，來到我的懷中。

致愛爾維那

奚普譯

纏綿的愛神啊，

愛爾維那，用你的手抓住我罷！

救助我生命上極端的苦痛。

要多少的時間

你才為你的情人允許？

在哪樣的時間，

我可以和你相見？

我們難道永不能夠情波互送，

讓無盡的長夜底悲哀

包圍了我的青春？

難道朝霞永不能照見我們——

臂膀環着臂膀，——

甜甜蜜蜜！

愛爾維那，為什麼我不能在那深宵黑夜，

抱着你的身體，

快樂如醉，眼望着您

火熱地向你嘴上交換一吻，

更一吻？

為什麼不啊，在幸福之前

你沉默，口吃，微笑

會心的微笑，你有似生活在如醉的最快樂裏。

啊，愛情，這新有的快樂，

在醒來之後，能還胸裏着胸？

(接上文第66面)

「約翰·赫斯」的革命聲義，曾給一八六一年聖彼得堡的參加學生運動的革命者們以鼓舞。他們在到彼得大牢與保羅堡去的途中，唱着如下的詩句：

周圍都是虛偽和奴役，

要犧牲的人羣連話也不多說。

雪夫兼珂給日耳曼人搶奪鄰人的財產所描繪的圖畫，直到今天也還存着它的意義。捷克的事件已經把法西斯主義的侵略併吞的野心計劃表露得很顯明。德國對於小國領土的吞併，對於擷取烏克蘭的計劃——所有這些，只是雪夫兼珂所預寫十五世紀歷史中他們的祖先的行為的一個重現。

在十年流放當中，雪夫兼珂與羣衆打成一片來養育他自己的靈魂。他意識到和民衆有着社會上和政治上的親密的關係時，他便有了力量來繼續他的鬥爭，給他的革命的詩歌帶來了靈感！

雪夫兼珂他高興大家快活。他的抒情詩表現出他對祖國，人民和對於一切友愛的民衆的深切的感情。

這詩人把快樂的生活的理想跟一個脫離封建主義羈絆，建立起政治自由的國土聯在一塊。他相信他的祖國和其他國家一樣會有光輝的未來，他相信民衆的革命力量。

他憎恨那波蘭貴族，他憎恨沙皇的爪牙，和日耳曼的伯爵，他憎恨一切奴役民衆的人物。一種理想鼓舞着他：那就是所有人民一律自由平等，而這，在今天的社會主義國土上面已經實現了。

一九四二年十月譯



...譯羣 以·册一第·...

英雄的雄事

...元三價實册每·...

本書包含兩箇
中篇小說——「英雄
的雄事」和「嘉拉莫
拉」，是高爾基在一
九二四年所發表的傑
作。以一九〇五年革
命及繼之而起的「反
動時代」為背景，描
寫着簡人主義的智識
分子在時代風雨中
動搖、混亂和叛變的
過程。同時，從側面
寫出了這時代中間的
許多反動的智識分子
——君主主義者，虛
無主義者的面影。末
尾附一箇短篇「十七
比銅幣」，是高爾基
早期的作品，可藉窺
作者初期作品風格。

...〔本訂改〕譯子蓬姚·册二第·...

我童年的

...元六價實册每·...

「我的童年」是高爾基的
自傳第一冊，是作者童年實生
活的回憶和記錄。高爾基的童
年，消磨在一羣被侮辱與被損
害的人們中間，其幼小的靈魂
早在嚴重災害中養成對於當時
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社會一切
無告的偉大的同情，和為解放
他們戰鬥到底的決心。他寫作
「我的童年」的動機，正是為
了要改革這箇罪惡社會而消滅
這些罪惡才向世界公告這些罪
惡，他自己就以一個見證人的
身份在書中出現。所以本書所
描寫的，最忠實而最親切，為
全世界的讀者熱烈歡迎。
譯者姚蓬子譯筆的流暢，
完全保有原作的風格，是無庸
說的；而這次重版，經精密校
訂，比初譯本是更加完善了。

高爾其基選集

本叢書不限冊數，特約名家選
譯，隨譯隨印以貢獻讀書界。

蘇聯作家論

蘇聯·A·托爾斯泰等著
曹·靖·華譯
每册實價三元

蘇聯·塞維林著
翠譯
每册實價三元五角

愛奴的隸 册三第

元三價實册每

本書包
含兩箇
中篇小
說：「
愛奴的
隸」和
「笑話」。
這都是
高爾基
的最佳
作品，極
具珍貴
價值。而
校印之
精良，亦
是其特
色。

發行所：

桂林·桂西路八號

上海雜誌公司



本期定價國幣二元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七九三一號